

孔新新

叢

語子書

孔子叢子七卷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進孔叢子表

臣咸言准中書札子以臣注孔叢子奉

聖旨附遞投進者集孔氏之遺書方成傳釋

辱漢家之大詔廣示甄收退省妄庸實深震

悸臣咸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仲尼以

還子思而後聖嗣不絕賢才挺生皆道被於

門人悉教施於侯氏古今制度曲盡於討論

禮樂綱衡並歸於矩矱成書雖在歷年滋深

蓋著非一時故語類三豕臣咸伏念上卷蓋

闕里之事業中篇乃聖人之子孫儻絕筆而

未明則後代而何覩因以吏隙輒然管窺取

諸史以究尋用群經而參驗既指歸而斯得

復刪定以無繁為注之文廣析其理然小臣

之學古當

真主之好儒有所述傳豈宜隱去遂刻其奏

用文于天豈謂

體天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

皇帝陛下惟極宜慈未嘗自聖雖微言而必

采在介善以無遺遽降

玉音下從人欲臣是敢虔効編摩之制仰塵

黈纁之明雖姓異卯金素非於廣學倘恩垂

乙夜特賜於詳觀

詔近侍以刊修許善工而摹鏤參汲冢之蠹

簡大行於時庶鄙人之緒言不墜于地則非

獨孤生之有遇抑亦素教之增輝永期大忠

仰酌鴻造臣無任干

天冒

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注孔叢子七卷謹寫成

五冊附遞投進以

聞伏候

勅旨

嘉祐三年十二月十日廣南西路諸軍州水

陸計轉運使無本路勸農使朝散大夫尚書

度支郎中上輕車都尉

賜紫金魚袋臣宋咸上表

注孔叢子序

孔叢子者乃孔子八世孫鮒字子魚仕陳勝
爲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論集先君
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已之事凡
二十一篇爲六卷名之曰孔叢子蓋言有善
而叢聚之也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其
所爲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爲一卷附之
于末然士大夫號藏書者所得本皆豕亥魚
魯不堪其讀臣凡百購求以損益補竄近始
完集然有語或淺固弗極於道疑後人增益
乃悉誅去義例繁猥隨亦刪定因念彼鬼谷
尉繚庚桑靈真浮夸汪洋之說尚且命氏于
世矧是書所載皆先聖之言三代之術六藝
之要在焉非諸子之流也又可泯而不稱耶
故敢具所以然注而示諸學者云嘉祐三年
戊戌歲二月日提點廣南西路諸州軍刑獄

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散郎守尚書屯田郎
中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臣宋成謹序

孔叢子卷第一

嘉言第一

夫子適周見其孺子退長弘語劉文公曰
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額黃帝
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
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廉讓洽聞強記
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
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
長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
其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
宜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陳惠公太城囚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
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夫子適陳聞
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
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
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遽竊赦所執吏

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
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
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
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
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
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
而女隨之義也以爲紡績組紉織紵者女子
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美婦人之所有大
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
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
以事夫養子也

宰我使于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毒
三旬而後瘳朝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
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瘳之方第
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爲病也今梁丘子
已瘳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

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爲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瘳諸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方焉衆人爲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叅據所以已之方優劣耳

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而私焉曰齊其危矣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爲游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病不可爲醫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輈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

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

子曰子爲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子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諭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論書第二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于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

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綬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者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爲天子而有綬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能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綬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綬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爲天子其如舜何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臯陶謨益稷見禹稷臯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議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亡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爲教一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

也龍子未可謂能爲書也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德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也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壞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瑟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懣喟忘已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夫闕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覩其宗廟之與百官之美乎

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

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來備烈風雷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

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官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禋所以祭星也雩禱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旣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

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

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

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如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而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巋然

高子張曰高則何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

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轅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焉是故遲公笑

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爲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勅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過言則安得聞君子之教也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祖乙武丁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爲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大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以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且猶應之况百獸乎夔爲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旣成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爲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爲能和六律均五聲和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

記義第三

季桓子以粟千鍾饋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爲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爲季孫之惠且以爲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荅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爲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號叔閑天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號叔死四人者爲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禮者行之也

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

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爲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言問觀察之猶復夫人何故荅曰如君之言此乃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

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衰知其
將爲亂不敢捨其重器而行盡實諸戚而善
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吾知
其爲罪人未知其爲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
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
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攜
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
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

孔子使宰予使于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
宰予以遺孔子焉宰子曰夫子無以此爲也
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
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
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
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
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噐不彫馬

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
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靡麗窈窕之淫音
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
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
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
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
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遽辱君之重貶乎王
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
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
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
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子曰夫言貴
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
之實也

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
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
以爲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未知所

以爲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

顏雝善事親子路義之後雖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今不幸陷辟凡人且猶不忍况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乎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行其款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

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幽公之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楚茨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芣見古之明王所以故諸侯也

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激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沈之聲幽則利款之所爲發沈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感之若是乎

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孔子
孔子曰然汝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猫方取鼠
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汝二人者孰識諸曾
子對曰是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孔叢子卷第一

孔叢子卷第二

刑論第四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
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利是
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
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下禮以教之然
後維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耻而正之
以刑故民苟免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
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
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耻文子曰
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耻何
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耻矣刑以止刑則
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
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
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

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右手執轡左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駮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川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爲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寒切於身而不爲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况乎爲政與其賢者而廢其不賢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

盜先息

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每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獄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於獄其於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爲德矣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况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魯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也三焉治必以

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聽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亡僭亂辭

書曰哀敬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賤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挾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愛民而重弃之也今之聽訟者不惡

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答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脩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記問第五

夫子聞君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脩將忝祖乎美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子思問於夫子曰為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失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為賞以毀為罰賢者不居焉

子思問於夫子曰亟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

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乎聖推數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寶鳴犢與舜華之見殺也孔子家語云殺寶準鳴犢及舜華又云趙簡子

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則寶準鳴犢為一人舜華為一人也史記世家云寶鳴犢與舜華徐廣注云或作鳴鐸迴輿而旋之衛息鄒遂為

操曰周道衰微禮樂凌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

眷然顧之憐焉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鄒傷子

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當故夫

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荆蒺其阪仁道
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回
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回連枳棘充路
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
賈滄爔

楚王使使奉金帛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
之道於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
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
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
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
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
下如一欲何之一作待清時

叔孫氏之車卒曰子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
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
夫子曰有麇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
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

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
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
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
爲之祥今周宗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
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
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
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雜訓第六

子上請所習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
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
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
雜說不與焉又何請

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
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
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
惑矣

懸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求同志者相
好子之先君見子產則凡事之而世謂子產
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也吾未
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
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
荅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
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珮珮婦

女舍珠璣巷哭三月竿瑟不作夫子之死也
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
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
馬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
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
曰善懸子曰其然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
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
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
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
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郊遇程子
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
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
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
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

拜受書伏讀然後與者寔遂爲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人而送之賔也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吊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吊不吊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吊也答曰吾以其䟽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爲宗合族爲屬雖國君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食序列之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魯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德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爲之若何

顏先生教之也子思答曰以伋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欲也以爲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焉耳責以虛飾之教又非伋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顏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振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乎公曰諾

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政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爾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

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其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群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爲亂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

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居衛第七

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焉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脩禮義富百姓而後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襁負之列其庸多矣若無此鬚鬣非仅

所病也昔堯身脩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脩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偻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為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先君生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僕徒患德之不邵不病毛鬣之不茂也

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為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績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遊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各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

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

子思在齊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鈞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人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

之畫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脩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脩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僭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

申祥問曰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弃至武王而王同譽之後也周人追王大王王季文王而殷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大王王迹起焉又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伐崇邦退犬夷追王大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大王大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與之至無狄人不止大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大王曰與之耆

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
也不可以所爲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
稷不爲宗廟乎大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
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
民之東脩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
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
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追王
不亦可乎

羊客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
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後子孫
據國至大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爲諸侯矣焉
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
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珪瓚鉅鬯之賜
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爲伯猶周
召之君爲伯也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

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秦
費効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
有極正自當爾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
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
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
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
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似君之曰
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
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
此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子
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
厄於牖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
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
篇

孔叢子卷第二

孔叢子卷第三

巡守第八

子思遊齊陳莊伯躡墮燕山而觀見古天子
巡守之銘焉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
之世子思曰子不諫爾今周室卑微諸侯無
霸假以齊之義率鄰國以輔文武子孫之有
德者則齊桓晉文之事不足言也陳子曰非
不悅斯道力不堪也子聖人之後吾願有聞
焉敢聞昔聖帝明王巡守之禮可得聞乎子
思曰凡求聞者為求行之也今子自計必不
能行欲聞何為陳子曰吾雖不敏亦樂先王
之道於子何病而不吾告也子思乃告之曰
古者天子將巡守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群
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
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道而出或
以遷廟之主行載于齋車每舍奠焉及所經

五岳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
宗柴于上帝望秩于山川所過諸侯各待于
境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見之然後觀
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
義無功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命史採民
詩諺以觀其風命市納賈察民之所好惡以
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
協時月日辰入其疆土地荒穢遺老失賢培
克在位則君免山川社稷有不親舉者則貶
秩削土土荒民遊為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
淫僭上為無法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
墾辟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
五月至于南岳又西巡八月至于西岳又北
巡十有一月至于北岳其禮皆如岱宗歸反
舍于外次三日齋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
告群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

此古者明王巡守之禮也陳子曰諸侯朝平天子盟會霸主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子思曰告哉陳子曰王者巡守不及四岳諸侯盟會不越鄰國則其禮同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禮與巡守朝會無變其不越於封境雖行如在國陳子曰旨哉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為人也

公儀第九

魯人有公儀休者砥節勵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飯亦願在下風今徒以

高官厚祿鉤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為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也

閻丘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曾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償子子思曰彼雖能之義所不為也公曰何子思對曰彼為人臣君將顛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眾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彼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

穆公問子思曰吾聞龐攔氏子不孝其行何如對曰臣聞明君之為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封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也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其正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為善孜孜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已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

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以求容道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為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汲不幸而貧於財至於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所以受粟為周乏也酒脯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晏非義也吾豈以為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為之柰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脩禮鄰國其興也勃矣

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人猶弗能夫不取
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
於富貴庶矣哉

抗志第十

曾申謂子思曰屈已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
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
能哉與屈已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已
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
子思問之曰鰥魚魚之難得者也子如何得
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
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
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

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
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
廟在焉柰何弗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
也縣子曰請問之答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
宗廟則不為之服寓乎是國而為國服吾既
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

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

衛君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况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荅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鳴鵙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荅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以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荅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慚者臨其事必死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荅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

公叔未謂申祥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馬子思荅曰義也申祥曰請聞之荅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柰何荅曰有龍穆者徒好飾弄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脩實而不脩名爲善不爲人之知已不撞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色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爲愛同已而不知賢也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然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羈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蓐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

則君之府藏已盈而後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願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達賢爾衛君曰賢則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爲君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何故荅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爲賢者荅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荅曰世農夫也衛君乃盧胡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

問君固疑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為賢才而聞其世農夫因笑而不受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懼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繫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汨之人之性安而嗜慾亂之故能有

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為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臯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

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之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

齊王戮其民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忿故戮之以為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葬朽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斫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不必

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
焉今君因心之忿遷戮不辜以為無傷於義
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
命請改之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
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
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郵
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
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
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
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否臧立規檢脩
匹夫之行之時也

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
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
郵土蓋為賓主之餽馬子思曰仍寄命以來
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且又

朝夕受酒脯及祭膳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
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貶禮雖有爵賜
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旨則有誚禮
之愆焉若何公子曰交已言於君矣答曰不
可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
聞也謹受教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
下之主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
聞君子猶鳳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
已限天下之君臣竊謂君之言過矣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
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
名少願先生談說之也子思曰天下之士所
以屬耳目者以佞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佞
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
改又無益於起是兩之喪也故不敢承命齊

君曰起之不善何也子思曰君豈未之知乎厚於財色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聞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於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赦焉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為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惟太剛而傲不肖且又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為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摩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

小爾雅第十一

廣詁第一

淵懿邃賾深也封巨莫莽艾邾大也頒賦鋪敷布也蓋戴熏蒙冒覆也鐘崇府衆積灌叢樸聚也閔搜履龙具也攻為詁相旬宰營匠治也蠲禳裡屑潔也勿茂微末沒無也隆巢岸峻高也逼昵附切局鄰傳戚近也邵媚旨伐美也賢哀繁優饒夥多也饗祭模臬法也爰換變貿交更易也生造奏詣進也索搴探裏鈎掠採略取也聞徹接通達也固歷彌宿舊尚乂也彌愈滋強益也赫敷奕曉晰著讚曙明也階附襲就困也封畛際限疆畧界也承弟班列次也戶峻格扈正也幽曠闇昧冥也最凡目質要也疆窮克竟也而乃爾若汝也控擗挽引也承贊涼助佐也尋由以用也要捷集載成也肆赴捷疾也造之如適也擬

督撥拾也肄子燼餘也拓斥啓闢開也杜實
充物塞也實物滿也獎率厲勸也勤勉事力
也經屑省過也闕缺間隙也迭遞交更也燔
剗沒滅也玄黔黷黝黑也縞皓素白也彤梓
頽緼赤也滔沉滅沒也載功物事也

廣言第二

晏明陽也盱晏晚也算艱數也交艾老也僉
皆同也交校報也舒布展也揚翥舉也索略
求也獲干得也奚害何也里度居也周浹匝
也充該備也列厥陳也輻輳輿也廢措置也
駕乘凌也收戢斂也因禁錄也掌司主也偏
贅屬也麗著思也載略行也沓襲合也抵享
當也庚傲近也脩杼長也校戰交也謁復白
也勅質正也裔茂末也延衍散也未沒終也
辨詰別也菲涼薄也復旋還也祖巽送也卬
我也性命孳子也諧顛和也浚寤覺也憾猜

恨也艾蓋止也憫忿也奸犯也汨滑亂也縮
綉抽也暨捷及也苞跋本也肆臬極也睇題
視也犯肆突也束縻縛也肆從遂也放投棄
也莽蕪草也暴暎矚也焮也晞燦乾也迪跡
蹈也衍演廣也表縱長也荷揭擔也仍再也
徇歸也工官也稽考也顛殞也躋陞也戕殘
也勦截也辟除也恩惠也謫責也間非也順
退也抗禦也斬取也蚩戲也褊狹也蒸教也
沮疑也虧損也毀壞也判散也蔽斷也交俱
也俘罰也夷傷也枳害也適閑也締閉也靡
細也辨使也牧臨也嘗試也賴羸也若乃也
嗟發聲也奏爲也振救也庸償也賈價也贍
足也曹耦也麗兩也駮數也逞快也越遠也
姑且也哿可也釋解也庸善也荐重也登升
也勵勉也赫顯也躋是也不莊也佞才也暨
息也詒善也愿謹也丰豐也都盛也腆厚也

肆緩也競逐也紀基也慙強也薄迫也燁炊也資取也質信也餽饋也憑依也藉借也際接也裏外也闕限也廬寄也萃集也濳倖也尤怪也普慙也索空也素故也視比也徃徃也矜惜也狃伏也覲望也何任也御侍也殿頃也選擇也宣示也

廣訓第三

諸之也乎也旃馬也惡乎於何也烏乎吁嗟也吁嗟嗚呼也有所歎羨有所傷痛隨事為義也無念念也無寧寧也不顯顯也不承承也不肖不似也繩之譽之也詰朝明旦也遐不黃者言壽考也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道成王大美聲稱遠也鄂不韡韡言韡韡也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魴鱖用甫語其大也麀鹿麀麀語其衆也海物維錯錯雜也雜毛曰毳雜彩曰繪雜言曰嗟

廣義第四

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執寡婦曰嫠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徵也非分而得謂之幸詰責以辭謂之讓男女不以禮交謂之淫上淫曰烝下淫曰報旁淫曰通不直失節謂之慙慙愧也面慙曰慙心慙曰慙體慙曰逡

廣名第五

諱死謂之大行死而復生謂之蘇疾甚謂之疇請天子命曰未可以感先王請諸侯命曰未可以近先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從先子空棺謂之櫬有屍謂之柩饋死者謂之賵衣服謂之襚埋柩謂之殮殮坎謂之池壙謂之窆下棺謂之窆墳窆謂之封宰塚也壘塋也無主之鬼謂之殤

廣服第六

治絲曰織織繒也麻紵葛曰布布通名也繒綿也絮之細者曰繒繒之精者曰縞縞之麤者曰素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絺在首謂之元服弁髦大古布冠冠而敝之者也題定也顛顏頰額也璽謂之印紱謂之綬袴褌謂之童容布褐而紕之謂之藍縷袴謂之裳蔽膝謂之袖帶之垂者謂之厲大巾謂之冪覆帳謂之幄幄幕也簣第牀也大扇謂之篲杖謂之挺鍵謂之簣幕局謂之夾在足謂之屨屨尊者曰達屨達謂之金鳥鳥而金鈎也

廣器第七

射有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鵠鵠方六寸棘戟也鉞鉞斧也干蔽盾也戈句才戟也刃之削謂之室室謂之鞞鞞鞞鞞之飾也矢服謂之矰小舩謂之舩舩之小者曰舩舩頭謂之

舩尾謂之艦楫謂之橈車棘上者謂之轆轤謂之輶輶謂之枕較謂之幹衡軛也軛上謂之烏喙繫綆繙也繙索也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詘而戾之為綆終而紵之為索墉城地也墉墉謂之陴高平謂之大原汪池也水之北謂之汭澤之廣者謂之衍

廣物第八

藁謂之稈稈謂之芻生曰芻穀謂之粒萊謂之蔬禾穗謂之穎截穎謂之銜拔心曰摠拔根曰擢把謂之秉秉四曰筥筥十曰稷棘之實謂之棗桑之實謂之椹柞之實謂之椽

廣鳥第九

去陰就陽謂之陽鳥鴻鴈是也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反哺者謂之雅烏白項而群飛者謂之燕烏白脰烏也雅烏鶩也

廣獸第十

豕彘也彘猪也其子曰豚豕之大者謂之豨小者謂之豨鳥之所乳謂之巢鷄雉所乳謂之窠鹿之所息謂之場兔之所息謂之窟魚之所息謂之潛潛椽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度

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肘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尺尺有五謂之束

量

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一升也掬四謂之豆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釜二有半謂之數數二有半謂之缶缶二有半謂之鍾鍾謂之秉秉十六斛也

衡

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

曰鈞鈞謂之鍤二鍤四兩謂之斤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然則鼓四百八十斤也

孔叢子卷第三

孔叢子卷第四

公孫龍第十二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或謂子高曰此人小辨而毀大道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交往也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為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為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為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失教也失教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非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

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眾之中見侮而不敢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敢鬪是辱也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敢鬪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不以為臣則卿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鬪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為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鬪為辱必以敢鬪為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

之子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所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吾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翻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在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鵝退飛觀之則

六察之則鵝猶馬也六猶白也觀之則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功為緇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故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纁牛玄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論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為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之者惣謂人也亦猶言馬者惣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

廣其人宜在去楚歆正名色不宜去白誠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平原君曰先生之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容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

公孫龍又與子高汜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實以為何如荅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為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其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誣

李寅言曹良於平原君歆仕之平原君以問子高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嘗得見於

先生矣故敢問子高曰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無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由不免於患國用之亦惡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良能殖貨故歆仕之子高曰未可知也今有人於此身脩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身不脩會計闇而富者非盜無所得之也

儒服第十三

子高曳長裾振袂袖方履麤筭見平原君平原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衮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為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耳

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友善及將還魯詣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後會何期懷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吾謂此二子丈夫爾今乃知其婦人也人生則

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耶答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其於敢斷必不足矣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謬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盞古之賢聖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平原君謂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過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答曰士之相保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在行之事占之也昔先君在衛

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色不在已攝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覲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為也

子高適魏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造子高之館而問祈勝之禮焉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敵所從來之方為壇祈克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于太廟曰某人之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用心比力各死而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于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警其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

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于敵也五兵備効乃鼓而出以即敵此古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君曰敬受教信陵君問子高曰古者軍旅賞人之必於祖戮人之必於社其義何也答曰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弗敢專也戮罪於社告中於主示聽之當也

陳廸性多穢警每得酒食輒先撥捐之然後乃食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態者昔君子之於酒食有啐嘗之義無捐放之道假其可食上下何擇假令不絜其下滋甚陳廸曰吾知其無益意欲如此子高曰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曲者以隱括自直可以人而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雞耶聚穀如陵跑而啄之若縱子之意則與雞豈有異乎陳廸跪曰吾今後知過矣請終改之

子高任司馬又為將於齊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明故信子也答曰君知穿孰若周公齊君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弗如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又孰若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審於他人子高曰君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又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士弗能過也尚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慙焉且曹子為魯三與齊戰三敗失地然後以勇敢之節奮三尺之劔要桓公管仲於盟壇卒收其所喪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又庸可棄乎今燕以詐敗破又是又不能於詐也臣之稱又稱其武勇才藝不稱其有詐也又雖敗臣固未失其所稱焉齊君辭屈而不黜司馬又

對魏王第十四

魏王問人主所以為患子高對曰建大臣而不與謀變幸者言用則知士以踈自疑擊臣以遇傲幸者內則射合主心外則挺主之非此最人主之大患也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荅曰駑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糅卞氏為之歎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偽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

魏王問如何可謂大臣子高荅曰大臣則必取衆人之選能犯顏諫事公正無私者計陳事成主裁其實事敗臣執其咎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君愬其契臣行其義然則君不猜於臣臣不隱於君故動無過計舉無

敗事是以臣主並各有得也

信陵君問曰古之善爲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荅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衆之所譽政之所是也衆之所毀政之所非也毀譽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

齊王行車裂之刑群臣諍之弗聽子高見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爲下吏過也王曰寡人爾以民多犯法爲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哀樂喜怒哀樂喜怒無不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之重無所措手足也今天下悠悠士亡定處有德則住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諸大國爲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畔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

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爲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心知此事之爲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爲虛自居於忠正之地而闡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爲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諂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彌已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子之忠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爲臨淄宰稱管穆馬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也荅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狀醜惡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訥訥然其相晉國晉國以

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諸二
子猶悉賢之昔臣常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
脩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
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
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為臨淄宰

孔叢子卷第四

孔叢子卷第五

陳士義第十五



魏王遣使者奉黃金車幣聘子順為相子順
謂使者曰若王信能用吾道吾道故為治世
也雖蔬食水飲吾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
委以重祿吾猶一夫爾則魏王不少於一夫
子度魏王之心以告我使者曰魏國狹小乏
於聖賢寡君人聞下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
訓如肯降節豈唯魏國君臣是賴其亦社稷
之神祇實永受慶於是乃之魏魏王郊迎謂
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人之
後道德懿邵幸見顧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羈
旅之臣慕君高義是以戾此君辱賜之而問
以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令
魏王朝群臣問理國之所先季文對曰唯在
知人王末之應子順進曰知人則詰帝堯所

病故四凶在朝繇任無功夫豈樂然哉人難知故也今文之對不稱吾君之所能行而乃歆強吾君以聖人所難此不可行之說也王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急在脩仁尚義崇德敦禮以接鄰國而已昔舜命衆官群臣競讓得禮之致也苟使朝臣皆有推賢之心主雖不知人則臣位必當若皆以知人爲治則人主宜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漏矣

王曰善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切玉如割水焉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昔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鍔鍔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

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歆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絕之也然則人立貪歆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

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不死意亦願之對曰古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之信對曰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者耶聞之於傳聞者耶若聞之於傳聞者傳者妄也若聞之於不死者不死者今安在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無疑

李由之母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有才藝仕於魏魏王甚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賢聖豈有似子者乎吾將舉以折毀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臣歆言誰爾且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爲

蔡問耶曼父之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王笑曰善子順聞之問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對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且夫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鬬子文生於淫女而不害其為令尹今李由可則寵之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若欺有知則有知不受若欺九人則九人疑之必亦問臣則臣不為君之故誣祖以顯由也如此則群臣更知由惡此惡必聚矣所謂求自潔而益其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

魏王使相國脩好於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既賓之而燕問子順曰今寡人欲來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興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於夷狄是強之也可乎答曰

夫欲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答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采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熟此即我之所有而彼所利者也夷狄之貨唯牛馬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廢於衣食矣殆可舉捶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趙王曰敬受教

枚產謂子順曰臣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答曰然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長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貨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富猗頓且

夫爲富者非唯一術今子徒問術頓何也枚
產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答曰吾貧而子問
以富術縱有其術是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
言能得長生者道士聞而歎學學之比往言者
死矣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歎學學不死也其
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也今子
歎求殖貨而問術於我我且自貧安能教子
以富乎子之此問有是道士之學不死也
東里問空腹而好自賢歎自親於子順子順
弗下顏或曰夫君子之交於世士亦取其一
節而已今東問子踧達亮直大丈夫也求爲
先生役而先生無意接之斯者幾乃非周公
之交人乎子順曰此吾所以行周公之行也
夫東問子外質頑拙有似踧直然內懷容媚
諂魁非大丈夫之節也若其度骸稱膚面目
鬢眉實美於聖人論士不以爲貴者無益於

德故也然東問子中不應外侮慢世士即所
謂愚人而謂人爲愚者也恃其虛狀以不德
於人此乃周公之所罪何交之有
官佗見子順曰佗困於貧賤將歎自託富貴
之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
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
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歎託者誰也官佗曰將
適趙公子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
而已終弗能稱也官佗曰將適燕相國子順
曰彼徒元第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
足歸也官佗曰將適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
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佗
曰然則何嚮而可子順曰吾弗識也官佗曰
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庀馬子順曰濟
子之歎則宜若郈成子者也昔郈成子自魯
聘晉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薦之陳樂而不

安得而臣之

論勢第十六

魏王問相國曰今秦負強以無道陵天下天下莫不患寡人欲豁國之半以親諸侯求從事於秦可乎子順對曰以臣觀之殆無益也今天下諸侯畏秦之日久矣數被其毒無欲復之之志心無所計委國於遊說之士遊說之士挾強秦以爲資實其國以收利又手服從曾不能制如君之謀未獲其利而祇以爲名適足以速秦之首誅則無以得之不如守常以須其變也王曰秦其遂有天下乎對曰必然雖然取不以義得不以道自古以來未有能終之者

五國約而誅秦子順會之秦未入境而還諸侯留兵於成臯子順謂市丘子曰此師楚爲之主今兵罷而不散殆有異意君其備諸市丘子曰先生幸而教之願以國寄先生子順

許諾遂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事既而不集又父師於市丘謗君者或以君欲攻市丘以償兵費天下之士且以是輕君而重秦且又不義君之爲矣王何不卜交乎楚王曰柰何子順曰王今出令使五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則聽王之令矣不重王則且反王之令而攻市丘以此卜五國交王之輕重必明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

趙間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比目之魚所以不見得於人者以羈視而俱走也今秦有兼吞天下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趙魏與之鄰接而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併目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拙謀無過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雞不能上棲亦猶二國構難不能自免於

秦也願王熟慮之趙王曰敬受教

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衛敵倅肩國而釐侯執圭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爲鄰而動有滅亡之變獨動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已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魏均於始之魏秦強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爲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爲於魏便子順曰何謂

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不脩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煦焉其相樂也自以爲安矣龜突決上棟宇將焚燕雀顏色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齊攻趙圍廩丘趙使孔青師五萬擊之尅齊軍獲尸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順聘趙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弟弟悲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窮之也死一也歸尸與不歸悲苦胡異焉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王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也歸所葬使

其送死終事二費也一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貧不能得已王曰善旣而齊大夫聞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博哉

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素殮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事魏王遣使入其館謝曰寡人昧於政事不顯明是非以啓罪於先生今知改矣願先生爲百姓故幸起而教之辭曰臣有大馬之疾不任國事苟得從四民之列子弟供魏國之征乃君惠也敢辱君命以速刑書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吾將行如之山東則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于家

秦急攻魏魏王恐或謂子順曰如之何答曰吾私有所計然豈能賢於執政故無言焉魏王

聞之駕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如之何對曰夫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人能棄之弗能用也能死之不能棄也此人過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秦之強天下無敵魏之弱甚矣而王是以質秦此王能死不能棄之也是重過也若能用臣之計則虧地不足傷卑國體不足苦身患解而怨報矣今秦四境之內執政以下固曰與嫪氏手與呂氏手雖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皆如是今王誠能割地賄秦以爲嫪毒功卑身尊秦以自嫪毒始王又以國贊嫪毒也則嫪毒勝矣於是太后之德王也深如骨肉王之交最爲天下之上矣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毒天下皆然則王怨必報矣

執節第十七

趙孝成王問曰昔伊尹爲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可而得乎此也子順答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弼其君以禮亦行此道而已矣王曰方以放君爲名而先生稱禮何也子順曰以禮括其君使入於善也曰其說可得聞乎答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于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姑即桐廬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是言太甲在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廬湯之墓處憂哀之地故之不得知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即所以奉禮執節事大甲者也率其君以義強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怨也王曰善哉我未之聞也

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爲人雖少才文

梗梗亮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爲相可乎
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
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聞諸孫卿云其爲
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貞每以其
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
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得罪

新垣固謂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
子相衛未聞異政而即自退其有志不得乎
何去之速也答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
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
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
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之不欲哉
勢不可也當如今日山東之國弊而不振三
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
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盡
爲秦乎

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
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
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梁肉無辭所
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
則輕矣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
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
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
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
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
成則自然矣

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
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
亦以爲名何答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
爲經矣且不爲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
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爲名焉

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

賤不嫌同名也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

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綵趙王大悅申叔以告

子順子順曰王何以爲也對曰正旦放之示

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

法也且不令申叔曰敢問何謂不令答曰

夫雀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

於下下人非所得制爵也而王悅此殆非吉

祥矣昔號公祈神神賜之土田是失國而更

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將何

悅哉

申叔問曰大馬之名皆因其形色而名焉唯

韓廬宋鵲獨否何也子順答曰廬黑色鵲白

黑色非色而何魏公子無忌死韓君將親吊

焉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禮鄰

國君吊君爲之主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
韓君也其子辭韓韓君乃止

子高以爲趙平原君霸相之世一作霸惜不遇

其時也其子子順以爲衰世之好事公子無

霸相之才也申叔問子順曰子之家公有道

先生既論之矣今子易之是非焉在答曰言

賈盡心亦各其所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者裁

之

申叔問子順曰禮爲人臣三諫不從可以稱

其君之非乎答曰禮所不得也曰叔也昔者

逮事有道先生問此義焉而告叔曰得稱其

非者所以欲天下人君使不敢遂其非也子

順曰然吾亦聞之是亡考起時之言非禮意

也禮受放之臣不說人以無罪先君夫子曰

事君欲諫不欲陳言不欲顯君之非也申叔

曰然則晏子叔向皆非禮也答曰此二大夫

相與私燕言及國事未爲非禮也晏子既陳
覆賤而踊貴於君其君爲之省刑然後以及
叔向叔向聽晏子之私又承其問所宜亦答
以其事也

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
而爲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者中山之地無
故有穀非人所爲云天雨之反亡國何故也
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
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穀嘉以利天下故詩
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植嘉穀
皆說種之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
非所謂天祥也

趙王問相於平原君平原君曰鄒文可王曰
其行如何對曰夫孔子高天下之高士也取
友以行交遊以道文與之遊稱曰好義王其
用之王卒不用後以平原君言問子順且曰

先生知之乎答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
王曰寡人雖失之在前猶願聞其行於先生
也答曰行不苟合雖賤不渝君子人也王遂
禮之固以老辭

趙王謂子順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正考甫
以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大聖自茲以降
世業不替天下諸侯咸賓禮焉先生承緒作
二國師從古及今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
家者也先生之嗣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敵
矣答曰若先祖父並稟聖人之性如君王之
言也至如臣者學行不敏寄食於趙祿仕於
魏幸遇二國之君寬以容之若乃師也未敢
承命假令賴君之福願後世克祚不忝前人
不泯祖業豈徒一家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
王曰必然必然

孔叢子卷第五

孔叢子卷第六

詰墨第十八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爲賢聖也今問於子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荆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弑君非聖賢之行也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爲白公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君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柰此年世不相值何

墨子曰孔子之齊見景公公悅之封之以尼谿晏子曰不可夫儒倨法而自願立命而急

事崇喪遂哀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治國其學不可以導家公曰善詰之曰即如此言晏子爲非儒惡禮不敬崇喪遂哀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所以爲政晏子答以禮云景公曰禮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禮於政與天地並此則未有以惡於禮也晏桓子卒晏嬰斬衰枕草苴經帶杖管非食粥居于倚廬遂衰三年此又未以異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爲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已乃樹鵠夷子皮於田常之門詰之曰夫樹人爲其信已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往仕其不然矣記又曰陳常殺其君孔子齊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墨子曰孔子爲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詰

之曰若以季孫爲相司寇統焉奉之自法也
若附意季孫季孫既離公室則孔子合之季
孫既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囚則孔
子赦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
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剝人之衣以沽酒
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之詰之曰所謂
厄者沽買無處藜藿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
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爲人勇
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
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悝以亂
衛陽虎亂魯弗盼以中年畔漆雕開形殘詰
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爲之耶斯不
待言而了矣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第
子之有弗盼以中年畔召孔子則有之矣爲

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雕開形殘非行已
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
有聖人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爲之若何晏
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
也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強諫魯君
魯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則孔子困矣詰之
曰案如此辭則景公晏子畏孔子之聖也而
上云非聖賢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悖可也
不然則不然矣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
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爲三心所
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
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於影今
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爲辱身窮陳蔡不自
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詰之曰若

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整莊公佞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賢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臣父之孝子兄之悌弟也其父尚爲孔子門人門人且以爲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脩己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已之命也伐樹則迹絕糧七日何約乎哉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墨子曰景公登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毋死服哀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詰之曰墨子歆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爲引而同于已適證其非耳且晏子服父以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

曹明問子魚曰觀子詰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答曰苟得其禮雖百墨吾亦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墨子之所引者矯稱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吾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曹明曰可得聞諸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

猶君屢勸惰廉隅不脩則原憲季羔侍血氣不休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貴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謂晏子可疑今則決不妄疑矣

獨治第十九

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然獨樂先王之道講習不倦季則謂子魚曰大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爲於世者也今先生淡泊世務脩無用之業當身不蒙其榮百姓不獲其利竊爲先生不取也子魚曰不如子之言也武者可以進取文者可與守成今天下將擾擾焉終必有所定于脩武以助之取吾脩文以助之守不亦可乎且吾不才無軍旅之任徒能保其祖業優遊以卒歲者也

秦始皇東并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子之學可矣盡仕乎對曰臣所學於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子之材能見時變今爲不用之學殆非子情也叔孫通遂辭去以法仕秦

尹魯謂子魚曰子之誦讀先王之書將奚以

爲答曰爲治也世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治之至也

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吾不爲有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然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相善耳餘魏之名士也秦滅魏求耳餘懼走會陳勝吳廣起兵於陳歆以誅秦餘謂陳王曰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行修其祖業不爲時變其父相魏以聖道輔戰國見利不易操名稱諸侯世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博智足以慮未形必宗此人天下無敵矣陳王大悅遣使者齎千金加束帛以車三乘聘焉耳

餘又使謂子魚曰天下之事已可見矣今陳王興義兵討不義子宜速來以集其事王又聞子賢歆語良謀虛意相望也子魚遂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世務子魚以霸王之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以博士爲太師諮度焉子魚名鮒甲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陳勝旣立爲王其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其妻之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曉謝遂不爲顧王心慙焉遂適博士太師之館而言曰子雖丈夫哉然塞於禮義以啓於姻婭唯先生幸訓誨之使免於戾乎子魚曰王所問者善也敢固無辭而對乎今以禮言耶則禮無不拜且宗族婚媾又與衆賓異敬者也敬而加親自古以然也王曰雖已失之於前庶歆收之於後也願先生脩明其事必奉

遵焉對曰昔唐堯內親九族外協萬邦禮以
婚爲昆弟妻之父母爲外舅姑由是明之則
拜之可知夫婚親之義非宗賢之類也雖自
己臣莫敢不敬昔魏信陵君嘗以此質臣之
父臣之父曰於諸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
親配德年齊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己者揖
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王曰善哉
請問同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邪對曰先王
制禮雖國君有合族之道宗人掌其列繼之
以姓而無別醜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
隆殺屬近則死爲之免屬遠則吊之而已禮
之正也是故臣之家哭子氏之別姓於弗父
之廟哭孔氏則於夫子之廟此有據而然也
周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世之同體也
王跪曰先生之言厥義博哉寡人雖固敢不
盡心

問軍禮第二十

陳王問大師曰行軍之禮可得備聞乎答曰
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天子出必
以歲之孟秋賞軍師武人于朝簡練俊傑任
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
授軍司徒楛朴北面而誓之誓于社以習其
事先期五日大師筮於祖廟擇吉日齋戒告
于郊社禘宗廟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
有司以特牲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
舍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上帝柴于郊
以出以齊車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
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謂
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
奠焉而後就館主車止爲中門之外外門之
之內廟主居于道左社主居于道右其所經
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敵所將戰太史卜戰

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于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周走三令五申既畢遂禱戰祈克于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禡於所征之地柴于上帝祭社莫祖以告克者不頌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于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于祖莫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于社主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于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于國外三日齋以特牛親格于祖禰然後入設奠以反主若主命則卒莫斂玉埋之于廟兩階間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于帝學以訊馘告大享于群吏用備樂饗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勲焉謂之飲至天子親征之禮也陳王曰其命將

出征則如之何太師曰古者大將受命而出則忘其國即戎帥陣則忘其家故天子命將出征親潔盛服設奠于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後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面西向而揖之示弗御也然後告大社冢宰執蜃宜於社之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于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于五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禮也王曰將君軍中之禮勝敗之變則如之何大師曰將帥尚左士卒尚右出國先鋒入國後刃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王不拜若不幸軍敗則駟騎赴告于天子載纛轅天子素服哭于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于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日天

子使使迎于軍命將師無請命然後將帥結
草自縛袒右肩而入蓋喪禮也王曰行古禮
如何大師曰古之禮固爲於今也有其人行
其禮則可無其人行其禮則民弗與也

答問第二十一

陳人有武臣謂子鮒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
稱也吾謂聖人之智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
身歿之後立教而戾夫弗犯吐言而辯事不
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
所以異夫子之論者紛如也予每探其意而
校其事持久歷遠遇姦勤善韓氏未必非孔
氏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
爾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
世之聖人也子以爲奚若子鮒曰子信之爲
然是故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
極天爲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爲名是資世之
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穿鑿者必言經以
自輔援聖以自賢設以取信於群愚而度其
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
志也請畧說一隅而吾子審其信否焉武臣

曰諾子緡曰乃者趙韓魏共并知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具臣而後有功韓非書云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非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瑶與韓趙魏伐鄭遇陳垣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作意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然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直寸指以測淵豫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聖殆非所望也武臣又手跪謝施施而退遂告人曰吾自以為學之博矣而屈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

陳王問大師曰寡人不得為諸侯群賢所推而得南面稱孤其幸多矣今既賴二三君子

且又欲規久長之圖何施而可答曰信王之言萬世之福也敢稱古以對昔代殷乃興滅繼絕以為政首今誠法之則六國之不彊抑久之本王曰周存二代又有三恪其事云何答曰封夏殷之後以為二代紹虞帝之胤備為三恪恪敬也禮之如賓客也非謂特有二代別有三恪也凡所以立二代者備王道通三統也王曰三統者何答曰各自用其正朔二代與周是謂三統王曰六國之後君吾不能封也遠世之王於我何有吾亦自有所不及於周又安能純法之乎

陳王涉讀國語言申生事顧博士曰始余信聖賢之道乃今知其不誠也先生以為何如答曰王何謂哉王曰晉獻惑亂聽讒而書又載驪姬夜泣公而以信入其言人之夫婦夜處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黔首猶然况

國君乎予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為之辭將欲成其說以誣愚俗也故使子并疑於聖人也博士曰不然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為式惡以為戒廢而不記史失其官故凡若晉侯驪姬牀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群俗使人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此皆書實事累累若貫珠可無疑矣王曰先生真聖人之後也今幸得聞命寡人無過焉

陳王涉使周章為將西入關將以入秦秦使將章邯距之陳王以秦國之亂也有輕之之意勢若有餘而不設敵備博士大師諫曰章邯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今王使需然自得而不設備臣竊惑焉夫雖天之所命其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者由人今王不修人利

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王曰寡人之君先生無累也請先生息慮也又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功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王曰先生所言計策深妙予不識也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可與守成難與進取信哉博士他日復諫曰臣聞國大兵衆無備難恃一人善射百夫決含章邯梟將卒皆死士也周章弱懦使彼席卷來前莫有當其鋒者王曰先生所稱寡人昧昧焉願以人間近事喻之荅曰流俗之士臣所不忍也今王命之敢不盡情願王察之也臣昔在梁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手搏躩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妻不畏懼浸相媾瀆方乃積怒妻坐於牀荅焉由乃左手建杖右手制其頭妻亦奮恚因受以背使杖擊之

而自撮其陰由乃什也氣絕而不能與鄰人
 聞其凶也窺而見之趣而救之妻愈慙忿
 莫肯舍旃或發其裳然後乃放夫以無敵之
 伎力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以輕之無備故
 也今王與秦角強弱非若由之夫妻也而輕
 秦過甚臣是以懼故區區之心欲王備慮之
 也王曰譬類誠佳然實不同也弗聽周章果
 敗而無後救邳遂進兵擊陳王師大敗

博士凡仕六旬老於陳將設戒其弟襄曰魯
 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時講誦不衰且
 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
 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
 有令圖歸必事焉

孔叢子卷第六

孔叢子卷第七

連叢子上第二十一

叙書

家之族胤一世相承以至九世相魏居大梁
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
 子上白生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箕生穿
 字子高穿生子順相魏自叔梁
 紇至子順凡九世魏城大梁始有三子焉
 長子之後承殷統為宋公中子之後奉夫子
 祀為褒成侯小子之後彥以將士高祖有功
 封蓼侯其子臧嗣焉歷位九卿遷御史大夫
 辭曰臣世以經學為業家傳相承作為訓法
 然今俗儒繁說遠本雜以妖妄難可以教侍
 中安國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為太常典臣家
 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來嗣孝武皇帝
 重遠其意遂拜太常其禮賜如三公在官數
 年著書十篇而卒先時嘗為賦二十四篇四
 篇別不在集以其幼時之作也又為書與從

第及戒子皆有義故列之于左

諫格虎賦

帝使亡諸大夫問乎下國下國之君方帥將士於中原車騎駢闐被行罔戀手格猛虎生縛徂狂昧爽而出見星而還國政不恤惟此爲歡乃譖於大夫曰下國鄙固不知帝者之事敢問天子之格虎豈有異術哉大夫未之應因又言曰下國褊陋莫以虞心故乃闕四封以爲藪園境內以爲林禽鳥育之驛驛淫淫晝則鳴嚙夜則嗥吟飛禽起而日翳獸動而雷音犯之者其罪死驚之者其刑深虞候苑令是掌厥禁於是分幕將士營遮榛叢戴星入野列火求蹤見虞自自乃往尋從張置網羅刃鋒驅檻車聽鼓鍾猛虎顛遽奔走西東怖駭內懷迷冒怔忡耳目喪精值網而衝焉然自縛以絲組斬其爪牙支輪登較高載

歸家孟賁被髮嗔目蹂躪紛華都邑百姓莫不于邁陳列路隅咸稱萬歲斯亦畋獵之至樂也大夫曰順君之心樂矣然非樂之至也樂至者與百姓同之之謂也夫兕虎之生與天地偕山林澤藪又其宅也彼有德之君則不爲害今君荒於遊獵莫恤國政驅民入山林格虎於其廷妨害農業殘天民命國政其必亂民命其必散國亂民散君誰與處以此爲至樂所未聞也於是下國之君乃頓首曰臣實不敏習之日久矣幸今承誨請遂改之

楊柳賦

嗟茲楊柳先生後傷蔚茂炎夏多陰可涼伐之原野樹之中塘溉浸以時日引月長巨本洪枝條脩遠楊天繞連枝猗那其旁或拳勺以逮下土或擢跡而接穹蒼綠葉累疊鬱茂翳沈蒙籠交錯應風悲吟鳴鶴集聚百變其

音爾乃觀其四布運其所臨南垂大陽北被
 宏陰西奄梓園東覆果林規方冒乎半頃清
 室莫與比深於是朋友同好几選列行論道
 飲燕流川浮觴殺核紛雜賦詩斷章各陳厥
 志考以先王賞恭罰慢事有紀綱洗解酌樽
 兕觥並揚飲不至醉樂不及荒威儀抑抑動
 合典章退坐分別其樂難忘惟萬物之自然
 固神妙之不如意此楊樹依我以生未經一
 紀我賴以寧暑不御萋淒而涼清內蔭我宗
 外及有生物有可貴云何不銘乃作斯賦以
 叙厥情

鵝賦

季夏庚子思道靜居爰有飛鵝集我屋隅異
 物之來吉凶之符觀之歡然覽考經書在德
 為祥棄常為妖尋氣而應天道不渝昔在賈
 生有識之士忌茲服鳥卒用喪已咨我令考

信道秉真變惟生家謂之天神脩德滅邪化
 及其鄰禍福無門唯人所求聽天任命慎厥
 所脩栖遲養志老氏之疇祿爵之來祗增我
 憂時去不索時來不逆庶幾中庸仁義之宅
 何思何慮自今勤劇

蓼蟲賦

季夏既望暑往涼還道遙諷誦遂歷東園周
 旋覽觀愬乎南藩觀茲茂蓼結葩吐榮猗那
 隨風綠葉紫莖爰有蠕蟲厥狀似螟群聚其
 間食之以生於是悟物託事推况乎人幼長
 斯蓼莫或知辛膏粱之子豈曰不人惟非德
 義不以為家安逸無心如禽獸何逸必致驕
 驕必致亡匪唯辛苦乃丁大殃

與從弟書

臧報侍中相如深忿俗儒滯辭冒義有意欲
 撥亂反正由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

流學守株比肩皆是衆口非非正將焉立每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仁弟道未信於世而以獨知爲愆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舊章潛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歛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讚明其道以闡其業者哉且曩雖爲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至然也何圖古文乃自百篇邪如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常以爲雜有堯典今果如所論及成王遇風雷周公見任俗儒群驅狗吠雷同不得其髣髴惡能明聖道之真乎知以今譬古以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爲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摩滅不可分了欲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義顧惟世移名制變改文體義類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溫敏既善推理又習其書而猶尚絕意莫肯垂

留三思縱使來世亦有篤古碩儒其若斯何嗚呼惜哉先王遺典闕而不補聖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顏閔不歿游夏更生其豈然乎其豈然乎不能已已貴復申之

衆口非非一作衆非非正

與子琳書

告琳頃來聞汝與諸友生講肄書傳滋滋晝夜衍衍不怠善矣人之進道唯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雷至柔石爲之穿蝸蟲至弱木爲之弊夫雷非石之鑿蝸非木之鑿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積漸之致乎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侍中子國明達淵博雅好絕倫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動遵禮法少小及長操行如故雖與群臣並居近侍頗見崇禮不供褻事獨得掌御唾壺朝廷之士

莫不榮之此汝親所見也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父近則子國於以立身其庶矣乎

叙世

臧子琳位至諸吏亦傳學問琳子黃厥德不脩失侯爵大司徒光以其祖有功德而邑士廢絕分所食邑三百戶封黃弟茂爲關內侯茂子子國生子子卬爲諸生持善詩禮而傳之子子卬生仲驩爲博士弘農守善春秋三傳公羊穀梁訓諸生仲驩生子子立善詩書少游京師與劉歆友善嘗以清論譏貶史丹史丹諸子並用事爲是不仕以詩書教於闕里數百人子立生子子元以郎校書時歆大用事而子元校書七年官不益故或譏以爲不恤於進取唯楊子雲善之子元生子建與崔義幼相善長相親也義仕王莽爲建新大尹數以世

利勸子建仕子建答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且習與子幼同志故相友也今子以富貴爲榮而吾以貧賤爲樂志已乖矣乖而相友非中情也請與子辭遂歸鄉里光武中興天下未悉從化董憲彭豐等部衆暴於鄒魯之間郡守上黨鮑府君長患之是時闕里無故荆棘叢生一旦自闕廣千數百步從舊講堂坦然彥曰人之性分氣度不同有體貌亢蹠色厲矜莊儀容水栗似若能斷而當事少決不遂其爲者或性玄靜不與俗竟氣不勝辭似若無能而涉事不顧臨危不撓者是爲似若強焉而不能勝量似若弱焉而不可奪也君子觀之以表推內察容而度心所以得之也若是似類相亂如何取實乎子豐曰夫人者患在不察也人之所綜物方志也慮協於理固以守之此

之謂強知足以通變明足以破偽情足以審
疑果足以必志固足以先事而功成矣即所
謂寬柔內思不報無道之強也豈待形氣之
助乎若乃貌肅內荏高氣亢戾多意倨跡理
不克分業不一定執志不果此謂剛復非強
者也是故君子歆必其行而遠其貌由是論
之強弱之分不取於氣色明矣必也察志在
觀其履事爭非定計於內而敏發於外孰能
稱此強名乎哉子豐曰夫物有定名而論有
一至是故有可一言而得其難極雖千言之
不能奪者唯析理即實爲得不以濫麗說辭
爲賢也然而世俗人聰達者寡隨聲者衆持
論無主俯仰爲資因貴勢而附從託浮說以
爲定不求之於本不考之於理故長溷蔽言
而衆莫能折其中所以爲口費而無得也夫
論辨者責其能別是非之理非巧說之謂也

掌事要者納言而得理此乃辨也聰者猶弗
之察辭氣支離取喻多端弗較以類理不應
實而聰者因形飾僞徒讚然之是所謂以巧
辭多喻爲辨而莫識一言而別實者也人皆
歆剖析分理揆是真僞固不知所以精之如
自得其爲謬惑莫之甚焉是故舉多敗事而
寡特之智困於群醜也夫聰者不可惑以淫
聲明者不可眩以邪色故有氣色勢者佑德
之半無此二者損德之半

叙作左氏傳義詰者曰先生名奇字子異其
先魯人即襄成君次儒第二子之後也家于
茂陵以世學之門未嘗就遠方異師也唯兄
君魚少從劉子駿受春秋左氏傳於講業最
名爲精究其義子駿曰自以才學弗若也其
或訪經傳於子駿輒曰幸問孔君魚吾已還
從之資道矣由是大以春秋見稱當世王莽

之末君魚避地至大河之西以大將軍賈融
爲家常爲上賓從容以論道焉事是時先生
年二十一矣每與其兄議學其兄謝服焉及
世祖即祚君魚乃仕官至武都太守關內侯
以清儉聞海內先生雅好儒術淡忽榮祿不
願從政遂刪撮左氏傳之難者集爲義詰發
伏闡幽讚明聖祖之道以杜後學著書未畢
而早世不永宗人子通痛其不遂惜茲大訓
不行于世乃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并序答問
凡三十一卷將來君子儻肯遊意幸詳錄之
焉子豐善於經學不好諸家書鮑彥與子豐
名齊而業殊故謂子豐曰諸家書多才辭莫
過淮南也讀之令人斷氣方自知爲陋爾子
豐曰試說其最工不可及者彥曰君子有酒
小人鼓缶雖不可好亦不可醜此語何如子
豐曰不急爾彥曰且効作此語子豐曰君子

樂醜小人擊缶雖不足貴亦不可賤君子舞
象小人擊壤上化使然又何足賞吾能作數
十曲且無益於世故不爲爾鮑子於是屈而
無辭

連叢子下第二十三

元和二年三月孝章皇帝東巡過魯幸闕里以大牢祠聖師作六代之樂天子升廟西面群臣在庭北面背再拜天子進爵而後坐乃召諸孔大夫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臨賜酒飯子和自陳曰臣草莽所蔽才非幹時行非絕倫託備先聖遺嗣世名學家陛下誤加拔擢微臣蘭臺令史會值車駕東巡先禮聖師猥以餘福惠及臣宗誠非碎首所能報謝詔曰治何經對曰為詩書頌泮禮傳詔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非所敢當也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而貴道今陛下尊臣祖之靈貴臣祖之道親屈萬乘辱臨弊里此乃陛下所以崇聖也若夫顧其遺嗣得與群臣同受登福此乃陛下愛屋及烏惠下之道所以崇德作聖臣宗弗與於光榮非所敢承天子嘆曰非聖者子孫惡有斯

言遂拜子和即中詔隨車駕賜孔氏男女錢帛子和從還京師遂校書東觀其年十二月為臨晉令其友崔駰以其家卦林占之謂為不吉語子和曰盍辭乎答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所以為吉也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吉凶由人而由卦林乎徃之官三年秋八月天子巡后土登龍門子和自請從行在所天子識其狀貌燕見移時賜帛十端而還九月既望寢疾浸不瘳乃命其二子留葬焉二子長曰長彥年十有二次曰季彥年十歲父之友西洛人姚進先有道微不就養志于家長彥季彥常受教焉既除喪則苦身勞力以自衣食家有先人遺書兄弟相勉諷誦不倦于時蒲阪令汝南許君然造其宅勸使歸曾奉以車二乘辭曰載柩而返則遺父遺命舍墓而去則心所不忍君然曰以孫就祖於禮為

得顛子無疑答曰若以死有知也祖猶鄰宗族焉父獨留此不以極乎吾其定矣遂還其車於是甘貧味道研精墳典十餘年間會徒數百故時人爲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郝得成長彥頗隨時爲今學季彥壹其家業兼脩史漢不好諸家之書

華陰張太常問如何斯可謂備德君子季彥答曰性能沈邃則不可測志不在小則不可度砥厲廉隅則不可越行高體卑則不可階興事効業與言俱立捨己從善不恥服人交友以義不慕勢利並立相下不倡游言若此可謂備德矣張生曰不有孝弟忠信乎答曰別而論之則應此條摠而目之則曰孝弟忠信張生聞是言喜而書之

魯人有同歲上計而死者歎爲之服問於季

彥季彥曰有恩好者其總乎昔諸侯大夫共會事于王及以君命同盟霸主其死則皆有哭臨之禮今之上計並覲天子有交燕之歡同名締素上紀先君下錄子弟相敦以好相厲以義又數相往來特有私親雖比之朋友不亦可乎

崔駟學於大學而糧乏鄧衛尉欲餼焉而未果季彥年九歲以其父命往見衛尉曰夫言不在多在於當理施不在豐期於救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賑之言既當理矣從來有曰嘉貺未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致乎答曰家物以須租入當猥送之季彥曰公顧盼崔生欲分祿以周其無君之惠也必欲待君租入然後猥致則於崔生爲贏受人以自贏非義崔生所不爲也且今已乏矣而方須租入是猶古人欲決江海以救牛蹄之魚

之類也鄧公曰諾

梁人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季彥返魯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殺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絕不爲親即凡人爾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爲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知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爲殺母而論以逆也梁相從之

弘農太守皇甫威明問仲淵曰吾聞孔氏自三父之後能傳祖之業者常在於叔祖今觀連叢所記信如所聞然則伯季之後弗克負荷矣荅曰不然也先君所以爲業者非唯經傳而已可以學則學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故曰無可無不可也蓋唯執行中庸期於

得道非末嗣子孫所能及也是以先父各取所能能仕則仕能學則學自伯祖之子孫世仕有位季祖之子孫或學或仕或文或武所統不壹故學不稽古仕無高官文非俎豆武非戢兵不專故也皇甫曰如高明之言是故弗克負荷已荅曰伯之子孫今何其仕季之子孫何所任所以世得聞焉且人之才性受天有分君如君之論則成王伯禽雖致泰平皆當以不聖蒙弗克負荷之罪乎皇甫笑曰善旣而或謂仲淵曰以古人推之自可如皇甫之言爾而子矜之何也皇甫雖口與子心實不與也荅曰吾其然然此君來言頗欲相侵故激至於此豈曰得道由不獲已也

長孫尚書問季彥曰處士聖人之後也豈知聖人之德惡乎齊荅曰德行邈於世智達秀於人幾於如此矣曰聖人者必能聞於無聲

見於無形然後稱聖爾如處士所言大賢則能爲之季彥曰君之論宜若未之近也夫有聲故可得而聽有形故可得而見若乃無聲雖師曠側耳將何聞乎無形雖離婁並照將何覩乎書曰惟狂克念作聖狂人思念道德猶爲聖人聖人大賢之清者也賢人中之清者也

孔大夫謂季彥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內皆爲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治古義則不能不非章句內學非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固不容於世今古義雖善時世所廢也而獨爲之必將有患蓋固已乎荅曰君之此言殆非所望也君以爲學學知乎學愚乎大夫曰學所以求知也季彥曰君頗日聞吾說古義一言輒再稱善善其使人知也以爲章句內學迂誕不通即使人愚也今欲使吾釋

善善之知業習迂誕不通之愚學爲人謀如此於義何居且君子立論必析是非以是易非何傷之如主上聰明睿知不欲兩聞其義博覽古今擇善從之以廣其聖乎吾學不要祿貴得正義爾復以此受惠猶甘心焉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矣斯業之所以不泯賴吾家世世獨脩之也今君猥爲祿利之故欲廢先君之道此殆非所望也若從君言是爲先君正義滅於今日將使來世達人見今文俗說因嗤笑前聖吾之力此蓋爲先人也物極則變比百年之外必當有明德君子恨不與吾偕世者於是大夫悵然曰吾意實不及此敢謝不敏

楊太尉問季彥曰吾聞臨晉君異才博聞周洽群籍而世不歸大儒何也荅曰不爲祿學

故也。惡直醜正，實繁有徒。辨經說義，輒見增疾。但以所據者正，故衆人不能害爾。免害爲幸。何大儒之見歸乎。

季彥見劉公客適有獻魚者，公執視魚，歎曰：「厚哉！天之於人也，生五穀以爲食，育鳥獸以爲之肴，衆坐食，曰：『誠如明公之教也。』季彥曰：『賤子愚意，竊與衆君子不同，以爲不如明公之教也。何者？萬物之生，各稟天地，未必爲人。徒以知得而食焉，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貴有知也。伏羲始嘗草木，可食者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然後五穀乃形。非天本爲人之生也。蚊蚋食人，蛆蟲食土，非天故爲蚊蚋。生人，蛆蟲生地也。知此不然，則五穀鳥獸之生，本不爲人，可以爲無疑矣。公良久曰：『辨哉！衆坐默然。』

永初二年，季彥如京師，省宗人仲淵。是年夏

河南四縣雨雹如椀，杯大者如斗，殺禽畜，雉兔折樹木，秋苗盡。於是天子責躬，省過，並令幽隱有道術之士各得因變事極陳厥故。季彥與仲淵說道其意，狀曰：「此陰乘陽也。貴臣擅權，母后黨盛，多致此異。然乃漢家之所大忌也。于時下邳長孫子逸止仲淵第，聞是言也，心善之。因見上說，馬上召季彥，季彥見於德陽殿，陳其事，如與仲淵言也。曰：『陛下增脩聖德，慮此二者而已矣。夫物之相感，各以類推，其甚者必有山崩地震，白氣相因，其事不可盡論。往者延平之中，鄧后稱制而東垣巨屋山大崩，聲動安邑。即前事之驗者，帝默然左右皆不善其言。季彥聞之曰：『吾豈容媚勢臣而欺天子乎？後子逸相魯舉季彥孝廉，固辭不就。會遭兄長彥憂，遂止乎家。季彥爲人謙退，愛厚簡而不華，終不以榮利變其恬然。」

之志見不義而富貴者視之如僕隸其下筆則典誥成章吐言必正名務理故每所交游莫不推先以為楷則也年四十有九延光三年十一月丁丑卒

孔叢子釋文

嘉言第一

甚長音安施商移切或弛詩止切好禮慶到切事夫無風切

使于既吏切遇許傳切後瘳丑鳩切與在預音為切

病于偽切夫三折上音扶下食列切已之已並養里切人已並養里切

既宴伊甸切夫死扶音切與計預音切盍姑已上輪臘切已已下音切

矣以音富說切知者智音切夫不扶音切

論書第二

曠夫風無切已殳以音切已之紀音切彤日以中切之惡鳥各切

論事處困切錯行七各切樂之音落切愀然七小切

而已已音切惡觀鳥音切大麓廢音切而以音錯切迷錯七各切死

難奴旦切與於預音切祗音夷切刑錯七故切三監咸右切

所任汝鳩切應之音去切長展兩切

記義第三

鍾餼許記切施人施智切相室息亮切從死才用切長

者辰兩切 好人厘到切 譽紀音切 任攻鳩切 臣自任同 已足質切

耳以音切 已以音切 使宰爽士切 舍實捨音切 私昵私切 足亦質切

作腫切 辟彼切 亦洪澳切 乙六切 苞苴子余切 好賢呼告切 亦下

同好賢切 觀公悲中切 造周在早切 與於預音切 蓼莪竹力切

裳裳字如清激切 勃列為施切 商移切

刑論第四

刑省所景切 降典古卷切 折民之列切 弗勝詩證切 又書燕切

同切下 無別彼列切 刑重直隄切 民匱求位切 惡之切

烏故不省切 所景切 夫赤扶音切 折獄之烈切 非從櫛容切

則已以音切 適再施隻切 不中陔仲切 比罰卑履切 斷者切

徒玩之悖切 蒲沒之挾切 亦諸氏切 惡其烏故切 間下同

居音

記問第五

孔伋音級切 析薪先的切 負荷下可切 任賢汝鷄切 亟聞切

託力任法切 汝鷄之知切 智難諸那子切 竇孽蚩周切

息鄴側鳩切 鄒亦作鄒切 操日七到切 已得以音切 焉師於切 度梟切

鳴上堅切 慄焉尤虔切 所好虛到切 只且上諸氏切 下子余切

使以與士切 蒯菹上力紙切 自嬰伊盈切 蔓延夷然切 亦去聲切

聲去聲切 未歎他干切 涕實羽較切 使使上與士切 車車切

子斤於切 又昌遮切 鉏商林魚切 五父方矩切 麇身居筠切 又作麇切

稟同今見切 賢通應之切 證於證切

雜訓第六

由砥諸氏切 不與預音切 相好虛到切 舍珎上音捨下古穴切

珠瑱他甸切 子車斤於切 於徒井切 而別皮列切 使切

以既吏切 當免亡運切 於徒井切 疏遠疏音切 爲屬殊玉切

令名力正切 之惡烏各切 以振賤音切 受禪時戰切 舍適切

音上音捨下音的下同

居衛第七

可將即亮切 百乘繩證切 君任汝鳩切 不訾即移切

適齊施雙切 相易夷益切 寄帑與擊同 有奇居宜切 折切

臂食列切 秃骭下晏切 背僂隴主切 不與預音切 大牢音泰切

不累力偽切 惡有烏音切 其行下孟切 自契私列切 亦作契高切

同譽姑切追王于况切大王泰音不為于偽切下千

乘繩證切馬得於虔切珪瓚才贊切拒鬯上音鉅下

賈父扶兩切適宋徒隻切樂翔音撤

巡守第八

巡守符音禪泰亦作檀切日墀時職切齊車側借切舍

真上音納賈音價好惡上虛到切墜辟音關日齊

側借切

公儀第九

參音三要利伊消切其行下孟切過行下孟切胡母音無

甚易以歧切

抗志第十

鯨魚姑頑切一魴音房使乎疏吏切和者胡卧切以

長丁丈切無已下同故使爽士切舍所捨音必痼尤音

期大居之切為人于偽切府藏才浪切之分扶問切無

伯如字又汨之古忽切不禁居吟切適觸施隻切自

累力偽切四乘繩證切餼馬許既切祭膳符表切已優

音以下同行志戶庚切食已以下音重遠直隄切已言以音

談說式銳切屬耳之欲切喪也四浪切卒盡即律切

小爾雅第十一

莽艾牛蓋切頒賦適運切樸博木切摸臬倪結切徹

勅列造之七到切燔刻將廉切

廣言

害何曷葛切麗直畧切脩杼直呂切化辨四彼切印我

纖剛韻和切俞戎切汨猾古忽切炊也香斬切煇乾衣欣切

切晞桑感切勦截楚夜切辟除北激切甚渠記切燿

之稱延切膏慙莫中切又莫二切惶往胡光切狃伏女上切

九切下殿填頰旬切時制切

廣訓

惡乎音烏鞞鞞羽鬼切魴鱧上符方切麀鹿於立切

鷹鷹鷹矩切曰咤莫江切

廣義

曰莞渠營切曰葵陵之切屬婦時欲切非分扶問切

曰蕙切乃版曰恣切女六

廣名

之沾余廉切從先櫛容切之謂撫鳳切之禊徐醉切之

疎羊至切之窳昌納切又

廣服

織繒葛度切曰縞古老切紱謂分物切襜褕上蚩占切

朱紵直質切之裨庶廉切冢莫伏切牀第壯土切鍵

謂巨偃切

廣器

之鵠古壽切之正諸城切之藥倪結切鉞鉞鎗切歷

于蔽房越切又向牙上古侯切鞞鞞鞞切鞞上布頂切

孔珽壁吉切之殺他力切之艇待鼻切曰舫薄故切之

輓力公切較詭岳切喙吁璣切纍力追切緡以律切緡他

作條亦絳側並切紵章忍切罍類彌切

廣物

之秆古旱切之粒力入切銍陟栗切曰握烏轄切曰

筥居許切曰稷於求切之甚食蔞切又之椽徐雨切

廣鳥

白脰田候切鷦羊茹切

廣獸

之駟古賢切之縱子紅切揆也桑感切魚舍如度切

跬丘珥切之兩力讓切量之盛切時征之溢實切

切衡鏃鏃切鏃龍輓切鏃胡關切

公孫龍第十二

盍往轄切悖蒲沒切之令力政切兕徐紳切而喪四浪切

切其行下孟切狹押音切之泥泥論切幾能音切惡得

鳥音

儒服第十三

萋色洽切而已音以下切與焉預獲切已音比切力預

切訾音所切喪四浪

對魏王第十四

與謀音預切則射神夜切相揉忍九切相錯倉落切所喪

四浪惡之鳥故切 呐呐儒物切

陳士義第十五

使者疏吏切 蔬食嗣音 一夫音 降節如字 夫豈扶音 欲

強巨兩切 必當丁浪切 銀錡上公渾切 皤然胡老切

少寡燒照下 相好虛到切 折毀梅列切 五父甫音 合

葬音 大行切 孟橫生切 由惡鳥故切 使相與音

脩好虛到切 而燕實音 強之如字 不已音 糜於悲音

貲擬資音 䟽達音 之行下孟切 諂彫音 度骸音

稱膚赤證切 論盧困切 宮他唐何切 又湯何切 作難旦音

相惡鳥各切 而臨力鳩切 舍先音 相魏悉亮切

喪職四浪切 麤裘吳悲切 而芾博蓋切 又方味切 幾乎音

論勢第十六

求從將容切 數被色角切 二難乃旦切 自累力純切 質

秦音 嫪毒上即到切 在喪如字

執節第十七

義強巨兩切 下談說 舒音 省刑所省切 問相亮音

其行以下孟切 卒不違律切 學行以下孟切

詰墨第十八

崇喪蘇即切 惡禮鳥故切 苴經子余切 菅菲古頹切 躬

行切 陰重直隄切 強諫其良切 卒自遵律切

獨治第十九

易操倉蹀切 名鮒方遇切 塞於桑則切 媾音 降殺如上

戒字下色切 之免音 弗父甫音

問軍禮第二十

齊戒側皆切 下齊音 舍奠音 訊讖古獲切 飲至於

切繫齊 側皆

答問第二十一

之知音 矣夫風無切 當之如字 其度唐落切 下施

施余久切 何施商移切 三恪康落切 第壯士切 累累力

切使使 上爽士切 下甄史切 孺然音 益音 跌而田烈切 無累音

切决拾 古穴 梟將聖堯切 扛鼎古 雙音 躑音 獸初

切凶凶 許切 戇音 忿亦作忿 舍旃音 令圖音

切凶凶 許切 戇音 忿亦作忿 舍旃音 令圖音

連叢子上第二十二

相魏湘亮切將事即亮切蓼侯力竹切轉相思漿切繁

說述發切使永爽士切方帥音率切駢闐音田切軀于上切朱

岸下音乃夸音誇切日於計切苑令力政切怔忡上誠切朱

下朱切喪精四浪切登較古孝切孟賁道昆切蹂滑柔首切

容切至樂即各切猗那上於宜切飲燕音宴切洗解

支義切兒觥本婦切鴉于亮切喪已四浪切令考力政切

羸廬皎切蠕蟲而亮切馬立於度切惡能烏音切將馬

切於度切衍衍空早切山雷力舊切雅好雅到切駸事先烈切

切扶切性分扶間切亢䟽上音抗知足音謂切強如下同

剛復憑壁切稱此赤證切析理星歷切下澗穀上

困切下折其章烈切揆度唐落切斷氣徒管切

連叢子下第二十三

行非下孟切令史力政切得與音預切受釐虛其切

惡有烏音切蓋辭轄臙切為人于偽切請從才用切燕見

精造其倉到切可度唐落切行高下孟切別而彼列切

交燕莫音切綈素杜奕切以好虛到切又數色角切賑之

切止忍切為羸餘輕切取後音娶切與殺預音切荷已以音切有分

切扶間切惡乎烏音切幾於機音切已乎以音切學知下同何居

基音要切祿音番切恆然丑亮切惡直烏音切知得音智切下同

宗下井切椀杯驪圓切乘陽神陵切

孔叢子釋文

孔叢子卷第七

孔叢子記先聖之遺訓與世家有足稽者近世鮮所流傳今夏官貳卿林公填江右時取其書刊之以惠學者既而召去余適繼至得書以此爲託且曰校讎之未精也因取而閱之謬至多遂訪得蜀書意其據而脫繆乃滋甚幸有可以互見者又旁證遠取凡刊誤幾六百字今可讀矣然前輩謂校書如几塵隨去隨有故歐陽公讀韓文得石刻益知讎正之難因書其末以諭後之君子淳熙戊申七月濡湏王蘭書

新語二卷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
縮印明弘治刊本

新刊新語序



漢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校書為藝文志又即歆所奏七畧中序六藝為九種首之以儒家者流稱其出於司徒之官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雖未必盡然要亦有近似者矣書凡五十三家而陸賈新語十二篇實存焉予讀其書信固之知言又嘆司馬遷之雄於文也遷傳賈拜大中大夫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以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今其書不下數千言而其要旨不越遷數言於是乎知遷之雄於文序事覈而明可指也然遷尚憂狹喜縱橫而稱其固辨士固稍知重儒術既列其書於儒又贊其身名俱榮為優

於鄴婁建通董賈亦有以自致之哉故知人不可以無所見有所見必不能掩矣先儒議其逆取順守之說及秦雖行仁義不可及者秦漢辨士豈足及此要之亦為高帝既定天下而言之耳其書亦不復見此論豈遷以已見文飾其說而致然歟若其兩使南粵調和平勃以平諸呂自為大有功於漢其識見議論非惟推埋屠狗之輩所不及而一時射利賈友採芝綿蕞之徒亦豈可企哉其書所論亦正且多崇儉尚靜等語似亦有啓文景蕭曹之治者但無段落條理如先儒所論賈誼之失自是當時急於論事動人主聽不暇精擇渾融觀遷謂其每奏一篇帝輒稱善其稱新語又出於他人可見其隨時論奏非若後世之著述次第成一家言也其所分篇目則固所稱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奏之者必非其所自定然其言既與遷傳合而篇次至于今不訛且雄偉粗壯漢中葉以來所不及其為真本無疑秦漢之書傳至于今無訛妄如此者良亦解哉方今承平既久文章熾興

有識者或病其過於細而弱也故徃徃搜秦漢之佚書而梓之然辨鑿未精以偽為真則害道壞教亦有之矣予竊病焉適過桐鄉訪宗合族而得其令莆陽李君梓是書見眎予素聞李君學博意誠履樸守謙而敏於政事今觀是益可見其見之明而擇之精也樂書諸其首君名廷梧字仲陽以己未進士來已

二年此又仕優而學之一端云

皇明弘治壬戌歲日長至翰林

國史脩撰儒林郎華亭錢福序

漢中大夫陸賈撰

道基第一 術事第二 輔政第三

無為第四 辨惑第五 慎微第六

道基第一

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故曰張日月列星辰序四時調陰陽布氣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陽生雷電陰成雪霜養育群生一茂一亡潤之以風雨曝之以日光溫之以節氣降之以殞霜位之以衆星制之以斗衡苞之以六合羅之以紀綱改之以災變告之以禎祥動之以生殺悟之以文章故在天者可見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紀在人者可相故地封五嶽畫四瀆規濬澤通水泉樹物養類苞殖萬根暴形養精以立群生不違天時不奪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詐故知天者仰觀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跋行喘息蛸飛蠕動之類水生陸行根著葉長之屬為寧其心而安其性蓋天地相承氣感相應而成者也於是先

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書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為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穀天下人民野居穴處未有室屋則與禽獸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構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於是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以用養民種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當斯之時四瀆未通洪水為害禹乃決江疏河通之四瀆致之於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然後人民得去高險處平土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於是奚仲乃橈曲為輪因直為轅駕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鑠金鏤木分苞燒殖以備器械於是民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逸於是臯陶乃立獄制罪懸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檢奸邪消佚亂民知畏法而無禮義於

是中聖乃設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
 明父子之禮君臣之義使強不凌弱衆不暴
 寡弃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禮義獨行綱紀
 不立後世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
 承天統地窮事^缺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宗
 諸天地^缺脩篇章垂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
 衰亂天人合策原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
 窮其巧乃調之以管絃絲竹之音設鐘鼓歌
 舞之樂以節奢侈正風俗通文雅後世淫邪
 增之以鄭衛之音民弃本趨末伎巧橫出用
 意各殊則加雕文刻鏤傳致膠漆丹青玄黃
 琦瑋之色以窮耳目之好極工匠之巧夫驢
 騾駱駝犀象瑤琬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
 水箴擇地而居潔清明朗潤澤而濡磨而不
 磷涅而不淄天氣所生神靈所治幽閒清淨
 與神浮沉莫之効力為用盡情為器故曰聖
 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顯仁義也
 夫人者寬博浩大厥廓密微附遠寧近懷來
 萬邦故聖人懷仁仗義分明纖微付度天地
 危而不傾伏而不亂者仁義之所治也行之

於親近而踈遠悅脩之於閨門之內而名譽
 馳於外故仁無隱而不著無幽而不彰者虞
 舜蒸蒸於父母光耀於天地伯夷村齊餓於
 首陽功美垂於萬代太公自布衣昇三公之
 位累世享千乘之爵知伯仗威任力兼三晉
 而亡是以君子握道而治^缺德而行席仁而
 坐杖義而彊虛無窳冥通動無量故制事因
 短而動益長以圓制規以矩立方聖人王世
 賢者建功湯舉伊尹周任呂望行合天地德
 配陰陽承天誅惡尅暴除殃將氣養物明^缺
 設光耳聽八極目覩四方忠進讒退直立邪
 亡道行姦止不得兩張^缺本理杜漸消萌夫
 謀事不並仁義者後必敗殖不固本而立高
 基者後必崩故聖人防亂以經藝工正曲以
 準繩德盛者威廣力威者驕衆齊桓公尚德
 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行則怨積德布
 則功興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親夫婦以義
 合朋友以義信君臣以義序百官以義承曾
 閔以仁成大孝伯姬以義建至貞守國者以
 仁堅固佐君者以義不傾君以仁治臣以義

平鄉黨以仁恂恂朝廷以義便便美女以貞顯其行烈士以義彰其名陽氣以仁生陰節以義降鹿鳴以仁求其群關雎以義鳴其雄春秋以仁義賤絕詩以仁義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義相承書以仁敘九族君臣以義制忠禮以仁盡節樂以禮升降仁者道之紀義者聖之學學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陳力就列以義建功師旅行陣德仁為固仗義而彊調氣養性仁者壽長美才次德義者行方君子以義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亂賢者以義相治穀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

術事第二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術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者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紂之敗而戒之于已則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靈登高及遠遠幽洞冥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世人莫觀其兆莫知其情校脩五經之本末道德之真偽既辨其意而不見其人世俗以為自古而傳之者為重以今之作

為輕淡於所見甘於所聞惑於外貌失於中情聖人貴寬而世人賤衆五穀養性而棄之於地球玉無用而寶之於身故舜并黃金於蘄崑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絕琦瑋之情道近不必出於遠取其至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為政足以知成敗之効何必於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與今世同立事者不離道德調絃者不失宮商天道調四時人道治五常周公與堯舜合符瑞二世與桀紂同禍殃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同故聖賢與道合愚者與禍同懷德者應以福挾惡者報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萬世不易法古今同紀綱故良馬非獨騏驥利劍非唯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遵文王道德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匱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樸者待工道為智者讓馬為御

者良賢為聖者用辯為智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故性藏於人則氣達於天纖微浩大下學上達事以類相從聲以音相應道唱而德和仁立而義興王者行之於朝死夫行之於田治末者調其本端影者正其形養其根者則枝葉茂志氣調者即道冲故求遠者不可失於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下清君聖而臣忠或圖遠而失近或道塞而路窮季孫貪顯吏之地而變起於蕭牆之內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佞用則忠亡詩云式訛尔心以蓄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拱一國治此之謂也

輔政第三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乘危履傾則以賢聖為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者堯

以仁義為巢舜以禹稷契為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於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材也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為杖故有傾仆跌傷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強杖讒者滅杖賊者亡故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長躁疾者為厥速遲重者為常存尚勇者為悔近溫厚者行寬舒懷促急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剛強小慧者不可以禦大小辯者不可以說衆商賈巧為販賣之利而屈為貞良邪臣好為詐偽自媚飾非而不能為公方歲其端巧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朴直質者近忠便巧者近亡君子遠熒熒之色放錚錚之聲絕恬美之味踈嗑嘔之情天道以大制小以重顛輕以小治大亂度千貞讒夫似賢美言似信聽之者惑觀之者冥故蘇秦尊於

諸侯商鞅顯於西秦世無賢智之君孰能別其形故克放驩兜仲尼誅少正卯甘言之所嘉^字不為之傾惟堯知其實仲尼見其情故于聖王者誅過賢君者刑遺凡王者貴觸亂世者榮鄭僂亡齊而歸魯齊有九合之名而魯有乾時之恥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故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黨以回人君邦危民亡不亦宜乎

無為第四

夫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寤若無治國之意漢君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為也^諺有無為也秦始皇帝設為車裂之誅以斂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象怙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

而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魯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為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濕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兩丘阜生^蹇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臣姓之所取法^缺二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昔者周襄王不能事後母出居於鄭而下多叛其親秦始皇驕奢靡麗好作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做之設房闈備廡庫繕雕琢刻畫之好博玄黃琦瑋之色以亂制度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餒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

故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王者尚武於朝
繼農夫繕甲於田故君之御下民奢侈者則
應之以儉驕淫者則統之以理未有上仁而
下殘上義而下爭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豈
家至之哉先之於身而已矣

辨惑第五

夫舉事者或為善而不稱善或不善而稱善
者何視之者謬而論之者誤也故行或合於
世或順於耳斯乃阿上之意從上之旨操直
而乖方懷曲而合邪因其剛柔之勢為作縱
橫之術故無忤逆之言無不合之義者昔哀
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
曰盍徹乎蓋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
不合於意遂逆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
不苟合於世也有若豈不知阿哀公之意為
益國之義哉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
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為苟容雖無功
於世而名足稱也雖言不用於國家而舉措
之言可法也故殊於世俗則身孤於士衆夫
邪曲之相銜枉撓之相借繼直故不得容其

間諂佞之相扶譏口之相譽無高而不可上
無深而不可往者何以當背衆多而辭語諧
合夫衆口之毀譽淳石沉木群邪所抑以直
為曲視之不察以白為黑夫曲直之異形白
黑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謬也或不
能分明其是非者衆邪誤之矣至如秦二世
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為駕鹿
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為馬高曰陛
下以臣言不然願問群臣臣半言鹿半言馬
當此之時秦王不能自信其自而從邪臣之
說夫馬鹿之異形衆人所知也然不能分別
是非也况於闇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
義斷金群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昔人
有與曾子同姓亦名參有人告其母參殺人
母織如故有人復來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
投杼踰垣而去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
也言之者衆夫流言之益至雖真聖不敢自
安况凡人乎曾定公之時與齊侯會於夾谷
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而相欲揖
君臣之禮濟濟備焉齊人鼓噪而起欲執魯

公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筭而立謂齊侯曰
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
野合儀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民何求為命
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逡巡而避席曰
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旃
俳於魯公之幕下散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
定公孔子嘆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
焉首足異河而出於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
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
乘魯之心隣字振動人懷嚮魯之意強國驕
君莫不恐懼邪臣佞人變行易慮天下之政
字缺二而折中而定公拘於三家陷於衆口不
能卒用孔子者內無獨見之明外惑邪臣之
黨以弱其國而亡其身權歸於三家邑土單
於彊無以制其剛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
之也

慎微第六

夫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先脩於閨門之內垂
大名於萬世者必先行之於纖微之事是以
伊尹負鼎屈於有莘之野修達德於草廬之

下躬執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身在衡門
之裏志圖八極之表故釋負鼎之志為天子
之佐剋夏立商誅逆征暴除天下之患辟殘
賊之類然後海內治百姓寧曾子孝於父母
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
行之於社席之上而德義重於後世此二者
修之於內著之於外行之於小顯之於大頽
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之中人不堪其憂
齊夫用人若彼失人若此然定公不覺悟信
季孫之計背負臣之策以獲拘弱之名而喪
丘山之功不亦惑乎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
之蔽日月也非得神靈之化罷雲霧騎令歸
山海然後乃得觀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濕照
四方之晦冥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貞正諸
侯誅鋤姦臣賊子之黨解釋疑繇紕繆之結
然後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於世而施於政
故孔子遭君暗臣亂廢邪在位政道隔於王
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
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
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

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回也不改其樂禮以行之遜以出之夫力學而誦詩書九人所能為也若欲移江河動太山故人力所不能也如調心在已背惡向善不貪於財不苟於利分財取寬服事取勞此天下易知之道易行之事也豈有難哉若造父之御馬羿之用弩則所謂難也君以不以其難為之也故不知以為善也絕氣力尚德也夫目不能別黑白耳不能別清濁口不能言善惡則所謂不能也故設道者易見曉所以通九人之心而達不能之行道者人之所行也夫大道履之而行則無不能故謂之道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言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猶人不能懷仁行義分別纖微忖度天地乃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仙弃二親捐骨肉絕五谷廢詩書背天地之寶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若湯武之君伊呂之臣因天時而行罰順陰陽而運動上瞻天文下

察人心以寡服衆以弱制強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以報大讐討逆亂之君絕煩濁之原天下和平家給人足疋夫行仁商賈行信齊天地致鬼神河出圖洛出書因是之道寄之天地之間豈非古之所謂得道者哉夫播布華亂毛髮登高山食木實視之無優游之容聽之無仁義之辭忽忽若狂痴推之不往引之不來當世不蒙其功後代不見其才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寤寤而無隣家廓而獨寐可謂避世非謂懷道者也故殺身以避難則非計也懷道而避世則不忠也是以君子居亂世則合道德採微善絕纖惡脩父子之禮以及君臣之序乃天地之通道聖人之所不失也故隱之則為道布之則為文詩在心為志出口為辭矯以雅僻砥礪純才雕琢文邪抑定孤疑通定理順分別然否而情得以利而性得以洽綿漢漠以道制之察之無兆道之恢恢不見其行不觀其仁湛然未悟父之乃殊論思天地動應樞機俯仰進退與道緘二藏之於身優游待時故道無

廢而不興器無毀而不治孔子曰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言德行而其下順之矣

新語卷上

新語卷下

漢中大夫陸賈撰

資質第七 至德第八 懷慮第九

本行第十 明誠十一 思務十二

資質第七

質美者以通為貴才良者以顯為能何以言之夫鞭耨豫章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溪谷之傍立則為太山衆木之宗仆則為萬世之用浮於山水之流出於冥冥之野因江河之道而達於京師之下因於斧斤之功舒其文彩之好精捍直理密緻博通虫蝎不能穿水濕不能傷在高柔軟入地堅彊無膏澤而光潤生不尅晝而文章成上為帝王之御物下則賜公卿庶賤不得以備器械閉絕以闢梁及隘於山阪之阻隔於九坑之隄仆於菟萑之山頓於宵冥之溪樹蒙籠蔓延而無間石崔嵬嶄岩而不開廣者無舟車之通狹者無步檐之蹊商賈所不至工匠所不窺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功弃而德亡腐朽而枯傷轉於百仞之壑惕然而獨僵當斯

之時不如道傍之枯楊絮葉詰屈委曲不同
 然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則材
 器制斷規矩度量堅者補朽短者續長大者
 治罇小者治觴飾以丹青以明光上備太
 牢春秋禮庠褒以文彩立禮於莊冠帶正容
 對酒行觴卿士列位布陳宮堂望之者目眩
 近之者鼻芳故事閑之則絕次之則通抑之
 則沉興之則揚廢地榷梓賤於枯楊德美非
 不相絕也才力非不相懸也彼則槁枯而遠
 弃此則為宗廟之器者通與不通亦如是也
 夫窮澤之民據犂喙報之士或懷不羈之才
 身有堯舜臯陶之美綱紀存乎身萬世之術
 藏於心然身不用於世者字數二之通故也夫
 公卿之子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才然
 在尊重之位者補助者強飾之者巧靡不達
 也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
 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
 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焉將為迎良醫治非
 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
 對扁鵲而呪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

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
 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歲而狹弃斯之
 謂也昔官之奇為虞公畫計欲辭晉獻公璧
 馬之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石之計
 哉然虞公不聽者惑於珍恠之寶也鮑丘之
 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於蒿廬
 之下而不錄於世利口之臣害之也凡人莫
 不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莫不知學問之有
 益於己怠戲之無益於事也然而為之者情
 欲放溢而人不能勝其志也人君莫不知求
 賢以自助近賢以自輔然賢聖或隱於田里
 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觀聽之臣不明於下
 則閉塞之讖歸於君閉塞之讖歸於君則忠
 賢之士弃於野忠賢之士弃於野則佞臣
 之黨存於朝佞臣之黨存於朝則下不忠於
 君下不忠於君則上不明於下上不明於下
 是故天下所以傾覆也

至德第八

夫欲建國疆威辟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
 立功興譽垂名流光顯榮華者必取之於身

故據萬乘之國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在於身名不顯於世者乃統理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類儻道者衆歸之恃刑者民畏之歸之則附其側畏之則去其域故設刑者不厭輕為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疎遠也夫形重者則身勞事衆者則心煩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迴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為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間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名之征犬不夜吠鳥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耘於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於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庠序而教誨之然後賢愚異議廉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強弱相扶小大相懷尊卑相承厲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恃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師橫出

陵轅諸侯外驕敵國內克百姓隣國之讐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弒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尚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嘆而傷之是三君皆強其威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規囿山林草澤之利與民爭田漁薪菜之饒刻楛丹楹眩曜靡麗拔十_二之稅不足以供回邪之欲饜不用之好以_二婦人之目財盡於驕淫人力罷於不急上困於用下飢於食乃遣戚孫辰請_二於齊倉廩空匱外人知之於是為宋陳衛所伐賢臣出叛臣亂子般殺而魯_二公子牙慶父之屬敗上下之序亂男女之別繼位者無所定逆亂者無所懼於是齊桓公遣大夫高子立僖公而誅夫人逐慶父而還季子然後社稷復存子孫反業豈不謂微弱者哉故為威不強還自己立法不明還自傷魯莊公之謂也故春秋殺_二

懷慮第九

字缺慮者不可以立計持兩端者不可以定

威故治外者必調內平遠者必正近網字缺天

下勞神八極者則憂不存於家養氣治性思

通精神延壽命者則志不字缺於外據土子民

治國治衆者不可以圖利治產業則教化不

行而政令不從蘇秦張儀身尊於位名顯於

世相六國事六君威振山東橫說諸侯國異

辭人異意欲合弱而制彊持橫而御縱內無

聖計身無定名功業不平中道而廢身死於

九人之手為天下所笑者乃由辭語不一而

情欲放佚故也故管仲相桓公誦節事君專

心一意身無境外之交心無欹斜之慮正其

國如制天下尊其君而屈諸侯權行於海內

化流於諸夏失道者誅秉義者顯舉一事而

天下從出一政而諸侯靡故聖人執一政以

繩百姓持一槩以等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

一統也故天一以大成數人一以字缺成倫楚

靈王居千里之地享百邑之國不先仁義而

尚道德懷奇伎字缺陰陽合物佞作乾谿之

臺五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文然身死於

弃字缺三魯莊公據中土之地承聖人之後不

脩周公之業繼先人之體尚權杖威有萬人

之力懷兼人之強不能存立子糾國侵地奪

以洙泗為境夫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字缺聖

人之道極經藝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

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之異字缺二王之法

異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衆人之志指天

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恠聽

之者若神視之者如異然猶不可以濟於厄

而度其身或觸罪字缺二法不免於辜殘故事

不生於法度道不本於天地可言而不可行

也可聽而不可傳也可字缺翫而不可大用也

故物之所可非道之所宜道之所宜非物之

所可是以制事者不可字缺設道者不可通目

以精明耳以至聽口以別味鼻以聞芳手以

之持足以之行各受一性不得兩兼兼則心

惑二路者行窮正心一堅久而不忘在上不

逸為下不傷執一統物雖寡必衆心佚情散

雖高必崩氣泄注疾壽命不長顛倒無端失

道不行故氣感之符清潔明光情素之表恬
暢和良調容者固安靜者祥志定心平血脉
乃彊秉政圖字缺兩失其中方戰士不耕朝士
不商邇不奸直圓不亂方違戾相錯撥刺難
巨故欲理之君閉利門積德之家必無災殃
利絕而道著武讓而德興斯乃持久之道常
行之法也

本行第十

字缺二德為上行以仁義為本故尊於位而無
德者黜富於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德者尊
貧而有義者榮段干木徒步之士脩道行德
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夫子陳蔡之厄豆飯
菜羹不足以接餒二三子布弊褊袍不足以
避寒倥偬屈厄自處甚矣然而夫子當於道
二三子近於義自布衣之士上字缺天子下齊
庶民而累其身而巨上也及閔周室之衰微
禮義之不行也厄挫頓仆歷說諸侯欲巨帝
王之道反天下之政身無其立而世無其主
周流天下無所合意大道隱而不舒羽翼摧
而不申自字缺三深授其化以厚終始追治去

事以正來世案紀圖錄以知性命表定六藝
以字缺三善惡不相干貴賤不相侮強弱不相
凌賢與不肖不得相踰科第相序為萬字缺三
而不絕功傳而不衰詩書禮樂為得其所乃
天道之所立大義之所行也豈以字缺二威耶
夫人之好色非脂肪所能飾大怒之威非氣
力所能行也聖人乘天威合天氣承天功象
天容而不與為功豈不難哉夫酒池可以泛
舟糟丘可以望遠豈貧於財哉統四海之權
主九州之衆豈弱於力哉然功不能自存威
不能自守非為貧弱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
不加於天下也故察於財而昏於道者衆之
所謀也果於力而寡於義者兵之所圖也故
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敏於事而慎於言所
字缺三功德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
雲夫身帶璧玉庸環佩服府藏珍字缺四酌舍
銀刻鏤可以夸小人非所以厚於己而濟於
事也高臺百仞金字缺四簾雕飾所以疲百姓
之力非所以扶弱存亡者也故聖人卑宮室
而高道德字缺二服而謹仁義不損其行以增

其容不廚其德以飾其身國不興無事之功
家不藏無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貢獻也
璧玉珠璣不御於上則視好之物弃於下雕
刻精畫不納於君則滌伎曲巧絕於民夫釋
農桑之事入山海採珠璣求瑤琨探沙谷捕
翡翠字缺瑋瑋持犀象消筋力散布泉以極耳
目之好以快淫邪之心豈不謬哉未見先道
而後利近德而遠色者也

明誠第十一

君字缺二政可以及遠臣薦於信可以致大何
以言之湯以七十里之封而升帝王之位周
公以字缺四比德於五帝斯乃口出善言身行
善道之所致也安危之効言由之字缺一出於
身字缺二之道成敗之驗一起於行竟舜不易
日月而興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
人道易也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字缺二
不可以失度動作不可以離道謬誤出於口
則亂及萬里之外况刑及無罪於獄而殺及
無辜於市乎故世衰道亡非天之所為也乃
國君者有所取之也惡政生於惡氣惡氣生

於災異蝮虫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曰政
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政流於
民則虫災生於地賢君智則知隨變而改緣
類而試思之於字缺三變聖人之理思及昆虫
澤及草木乘天氣而生隨寒暑而動者莫不
延字缺四傾耳而聽化聖人察物無所遺失上
及日月星辰下至鳥獸草木昆虫字缺三鷓之
退飛治五石之所隕所以不失纖微至於鷓
鷓來冬多麋言鳥獸之類字缺三也十有二月
李梅實十月殞霜不熱籟言寒暑之氣失其
節也鳥獸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綱之以法紀
之以數而况於人乎聖人承天之明正日月
之行錄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
設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惡一風俗
易曰天垂象見言凶聖人則之天出善道聖
人得之言御占圖曆之變下衰風化之失以
匡彘盛紀物定世後無不可行之政無不可
治之民故曰則天之明目地之利觀天之化
推演萬事之類散之於字缺二之間調之以寒
暑之節養之以四時之氣同之以風雨之化

故絕國異俗莫不知字樂則歌哀則哭蓋
聖人之教所齊一也夫善道存於身無遠而
不至惡行著於字而不去周公躬行禮義
郊祀后稷越裳奉貢重譯而臻麟鳳草木綠
化而應殷紂字微子弃骨肉而亡行善則
鳥獸悅行惡則臣子恐是以明者可以致遠
鄙者可以字近故春秋書衛侯之弟鱄出奔
晉書鱄飽骨肉之親弃大夫之位越先人之
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飢織履而食不明之
効也

思務第十二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
以恠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遠於義者不可
動以字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聽進退循法動
作合度聞見欲衆而采擇欲謹學問欲字
欲敦見邪乃知其直觀花乃知其實目不濫
炫耀之色耳不亂阿字之以晉楚之富
而志不回談之以喬松之壽而行不易然後
能一其道而定其操字功凡人則不然
目放於富貴之榮耳亂於不死之道故多弄

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得其所止而失其所
是以吳王夫差知度艾陵之可勝而不悟勾
踐將以破西也故字或見一利而喪萬機
求一福而致萬禍夫學者通於神靈之變化
曉於天地之開闔字弛張性命之短長富
貴之所在貧賤之所止則手足不勞而耳目
不亂思慮不字計策不誤上詠是非於天文
其次定狐疑於世務興有所據轉移有所守
故道字事可法也昔舜禹曰盛而治世
孔子承襲而作功聖人不室出賢者不虛生
缺六字而歸於善斯乃天地之法而制其事
則世之使而設其義故聖人不必同道字
字好者不必同色而皆美醜者不必同狀而
皆惡天地之數斯命之象也日字八
宿並列各有兩主萬端異路千法異形聖人
因其勢而調之使小大不得相字方圓不得
相千分之以度紀之以節星不晝見日不夜
照雷不冬發霜不夏降臣不凌君則陰不侵
陽盛夏不暑隆冬不霜黑氣苞日彗星揚光
虹蜺冬見蟄虫夏藏榮感亂宿衆星失行聖

人因天變而正其失理其端而正其本充承

蚩尤之失而思欽缺三字君子見惡於外則

知變於內桀紂不缺則湯武不仁才惑於衆

非者而改之於缺七字亂之於朝廷而匹

夫治之於閨門是以接輿老萊所以避世於

窮缺五字而遠其尊也君子行之於幽閒小

人厲之於士衆老子曰上德不德缺六字虛

也夫口誦聖人之言身學賢者之行久而不

弊勞而不廢雖未為君缺六字已孔子曰行

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

聲遠佞人缺三道而行之於世雖非堯舜之

君則亦堯舜也今之為君者則不然治不法

缺三而曰今之世不可以道德治也為臣者

不師稷契周公之政則曰今之民不可以缺

字為子者不執曾閔之賢朝夕不休晝即不

倦則曰家人不敦也學者無缺四晝夜不懈

循禮而動則曰世所不行也自人君至于庶

人未有法聖人缺五字為善者寡為惡者衆

易曰豐其屋節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缺四治之耳故仁者在位而仁人未義士在朝而

義士至是以墨子之門多缺四之門多道德
文武之朝多賢良秦王之庭多不祥故善者
必有所缺三惡者必有所因而來善惡不空
出禍福不妄作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

新語卷下

新語三卷凡十二篇漢大中大夫楚人
陸賈謨賈以客從高帝定天下名有口
辨其論秦漢之失得古今之成敗尤為
明備高帝雖輕士善罵不事詩書而獨
於賈之語每奏稱善蓋前此固帝之所
未聞也惜其書歲久殘闕人間少有藏
者予同年李君仲陽宰淞之桐鄉嘗得
其本錄之於木昔人謂文章與時高下
質而不俚必曰先秦西漢此書殆其一
也然則李君之行之者豈直取其文辭
之古而其失得成敗之論固有國有家
者之當鑒也弘治壬戌九月十有一日
前進士吳郡都穆記

新書十卷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南
叢書館藏明正德長沙刊本

賈太傅新書序

余昔承乏選部時偶於京國
書肆中得賈太傅新書鈔本
凡若干卷余手披目覽口誦
心惟始而駭終而不知神與
之接融融瀼瀼不知旨之樂
之詠之歎之於是乎乃知太
傅之生值漢室初造光燄氣
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
窮乎歷代治亂之故洞乎萬
物榮悴之情究乎禮樂刑政
之端貫通乎仁義道德之原

故正言竑議卓卓乎其奇偉
悠悠乎其深長鑿鑿乎其有
援據如江河盪涌而莫測其
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
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騰靄
千態萬狀而莫可名言也世
之稱近古者亦在是矣所宜
珍重不啻若湯盤周鼎而毋
敢忽焉正德甲戌余致政家
居長沙郡守陸公以誼謫于
長沙去今千有餘歲

國朝既崇祀享之禮但傳長沙

時所著新書獨無傳焉乃檢閱郡齋故積中得版刻數十片計其脫落尚多因詢於余余即出是本補刻遂成完書屬余爲序余惟太傅高世之才殆出天縱漢劉向稱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班史痛其不用但謂其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

宋歐陽公謂其所陳孝文畧施其術猶能比德於成康况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禪隆爾蘇公論其爲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此數公者故有定論誠毋容加喙於其間顧其書之在霄壤中上則爲德星爲慶雲下則爲朱草爲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不虧亘萬古猶一日柰何自宋淳熙

辛丑提學漕使程公版刻之
後三百餘禩僅得一陸公補
輯殘缺爲書再行是何寥寥
知賞之難也非惟嘉惠後學
廣其見聞以資博識慎而擇
之而立身行己之道亦寓焉
中間如鑒秦俗之薄惡指漢
風之奢僭請定經制述三代
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
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
臣子之禮置天下於大器所
以示安危之幾凡憂民傳職

官人大政等篇皆經濟之大
畧又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
鑒也郡守公名相字良弼弘
治癸丑進士累官南京吏曹
郎中英名偉績有所自也政
尚平恕有古循吏風今觀是
益可見其知所擇而其蘊畜
之富未可量也故不揆愚陋
僭書于端以識歲月云

正德九年菊月吉旦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長沙黃寶序

賈誼新書目錄



第一卷

過秦上 過秦下 宗首 數字

藩傷 藩疆 大都 等齊

服疑 益壤

第二卷

權重 五美 制不定 審微

階級

第三卷

俗激 時變 瑰瑋 孽孽 銅布

壹通 屬遠 視疎危亂 憂民 感不信

第四卷

句奴 勢卑 淮難 無蓄 鑄錢

第五卷

傳職 保傳 連語 輔佐

問孝 無

第六卷

禮 容經 春秋

第七卷

先醒 耳痺 論誠 逆讓

君道

第八卷

官人 勸學 道術 六術

道德說

第九卷

大政上 大政下 脩政語上

脩政語下

第十卷

禮容語上 禮容語下 胎教 立後義

傳

漢長沙太傅賈誼撰

過秦上事勢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
 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
 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
 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
 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
 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
 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
 不變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
 締交相舉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
 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
 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
 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
 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

綬程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
 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屬制其兵嘗以十
 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秦人閉關延敵
 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
 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
 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師百萬流血
 漂槽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服
 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
 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
 寓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
 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北越之地以為
 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
 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余里胡
 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
 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
 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鐻也鐻的夫鐻也

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
因河爲地據億丈之高臨不測之淵以爲固良
將勁弩而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
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
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

於殊俗然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

徙之徒也才不能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

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俛起阡陌之

中率疲弊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

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

豪俊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

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

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

於鈞戟長鍛所賣切也適戍之衆非亢九國之

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

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

國與陳涉度長挈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
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序八州而
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殷函爲
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
何也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下事勢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
天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何也曰近古而無王
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
以諸侯力勁強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
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
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
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
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
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
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危者貴

順推以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其所以取之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亡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置置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

以盛德與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

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害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執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彌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卹然後奸偽並起而上下相迫蒙罪者衆刑膠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群鄉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於大澤而天下嚮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者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由是以收之以道務在安之而已矣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於戮者正之非也是二世之過也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循津關據哈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

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峻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疆弩不射楚沛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而遂不悟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祠宜未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此豈世賢哉其勢若然也且天下嘗昔日同心并力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并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闔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秦雖小邑伐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

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會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必退陣案士息民以待其弊承解誅罷以令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禽者其揆敗非也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嘗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之感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糜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闔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諫智士不謀也天下已亂奸臣不上聞豈不悲哉先王知壘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

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又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千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秦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宗首事勢

今或親弟謀為東弟親兄之子西向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若此况莫大諸侯權勢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國之王幼在懷衽漢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所置傳歸休而不肯住漢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其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耶此時而乃欲為治安雖

矣奔不能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蔽間所不欲焉黃帝曰日中必變音衛也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首早為己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制人豈可得也夫以天子之位用天子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常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君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臣天下乎至此則陛下誤甚矣時且失矣心竊踊躍雖今春難為已天傾時傾足力傾能孰視而弗肯理以傾時之失豈不靡哉可以良天下而稱特以為此籍也竊為陛下痛之甚在上幸少留計焉

數宰事勢

臣竊惟事勢可痛惜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大息者六若其它倍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

曰天下已治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諛者耳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爨因謂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本末并逆首尾橫決國制搶攘非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以數日之間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試擇焉何甚傷哉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臣聞之自禹以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為紀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又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臣竊曰是以操亂業握危勢若今之賢也明通以足天紀又當天宜請陛下為之矣然又未也者又將誰須也

使為治勞知慮苦身體乏馳騁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因諸侯附親執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無族罪兵革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因德窮至遠近者匈奴遠者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鄉風慕義樂為臣子耳因天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十年之食耳因民素朴順而樂從令耳因官事甚約獄訟盜賊可令斷有耳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則萬生遂茂晏子曰唯以政順乎為神可以益壽晏子曰至治之極父無死子兄無死弟塗無繼綵之葬各以其順終穀食之法固百以是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者五帝皆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因王為明帝股肱為明臣名譽之美垂無窮耳禮祖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為功始治天下為德因觀成之廟為天下太宗承太祖與天下漢長無極耳因早

不疑尊賤不踰貴尊卑貴賤明若白黑則天下

之衆不疑眩耳因經紀本於天地政法倚於四

時後世無變故無易常襲迹而長久耳臣竊以

為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

親至孝也以宰天下以治群生神民咸億社稷

久享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周得後可以為萬

世法程後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

至明也壽並五帝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以

陛下之明通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

治非有難也陛下何不一為之及其可素陳於

前願幸無忽一夫者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

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此至熱也獨太息悲憤

非時敢忽也雖使禹舜生而為陛下何以易此

為之有數必萬全無傷臣敢以寸斷陛下幸試

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有能以為不便天子不

利天下者臣請死

韓偓傳

藩傷事勢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棄其

憂凶飢數動彼必將有恠者生焉禍之所雜豈

可預知故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

也甚非所以全愛子者也既已令之為藩臣矣

為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

服從也何異於善破鍊錮而子射子自禍必矣

愛之固使飽梁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臣民之衆

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而權力不足

以徵幸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法

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

活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

少也制令其有子以國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

頒之子生而立其身而子夫將何失於實無喪

而葆國無患于孫世世與漢相須長沙可以久

矣所謂生死而肉白骨何以厚此

藩疆事勢

竊迹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其精疆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國北最弱則最後反長沙乃終二萬五千戶耳力不足以行逆則少攻而先完執疏而最忠全骨肉時長沙無故者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勢然矣曩令樊鄴絳灌據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今韓信黥布彭越之倫為微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大計可知己欲諸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勿令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絳灌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飲如天下雖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今之故而勿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

大都事勢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彘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謀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陳蔡葉與不彘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為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彘實之以兵車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葉與不彘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云亂王遂死於乾溪子守亥之井為計若此豈不痛也哉悲夫本細末大弛必至心時乎時乎可痛惜者此也天下之勢方病大彘音腫延腫病也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臣聞尾大不掉末

大必折惡病也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搗身固無聊也失今弗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弗能爲已悲夫枝拱苟大弛必至心此所以竊爲陛下患也病非徒爐也又苦跖盤上古躡字下古戾字跖盤不可行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爐也又苦跖盤也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等齊 事勢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躡夷以皇帝在所宮法論之郎中謁者受臆取告以官皇帝之法子之事諸侯王或不庶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誰是則侯侯之王乃將至尊也然則天子之與諸侯臣之與一宜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爲丞相

黃金之印而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則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爲大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御既已齊則車飾惡得不齊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右諸侯妃號曰右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以異天子宮門曰司馬闈入者爲城旦諸侯宮門曰司馬闈入者爲城旦殿門俱爲殿門闈入之罪亦俱棄市宮墻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儀之言是也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稱陛下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衣被次齊貢死經緯也苟工巧而志欲之唯胃上軼主次也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人

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人天根着於形容也所持以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亂且不息滑曼無紀天桂則同人事無別然則所謂臣主主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持面形而膚之耳近習乎晝近貌然後能識則䟽遠無所放衆庶無以期則下惡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異服異等同服則上惡能不眩於其下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二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於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類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而此之不行沐瀆無界可謂長大息者此也

服疑事勢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卿權力疑者是謂爭彊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

近則冀幸疑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爲臣例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往則以爲僕僕則亦臣禮也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珮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床席異則器皿異則食飲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故高則此品周高下則此品周下加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此承之遷則品此者進紕則品此者損貴周豐賤周謙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

章而知其勢季人定其心各著其目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之與星以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及可以冒貴下不凌上等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益壞事勢

陛下即不為千載之治安如今之勢豈過一傳哉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也至其相與持之以縱橫之約相親耳漢法令不可得行矣猶且橐立而服疆也今淮陽之比大諸侯勸過黑子之比於面耳豈足以為楚御哉而陛下所恃以為藩捍者以代淮陽耳代比邊與疆匈奴為隣勸自見矣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足以餌大國耳方今制在陛下制國命于適足以餌大國豈可謂工哉人主之

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邑里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皇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炎帝而燕其地天下乃治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為不可剽去不義諸侯空其國擇良日立諸侯洛陽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怵小廉不牽小行故立大德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諸侯而縣屬於漢其更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錄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逋走而歸諸侯殆不少矣此終非可久以為秦地也陛下豈如秦便其勢且令他人守郡豈如今子臣之愚計願陛下舉淮南之地以益淮陽梁即有後患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即無後患代

可從而都睢陽梁起新鄭以比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皇太子亦恃之如臣計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則陛下高枕而卧終無山東之憂矣臣竊以為此二世之利也若使淮南又縣屬漢特以志奸人耳惟陛下幸少留意省臣昧死以聞臣誼竊昧死願得伏前陳施下臣誼所以為治安陛下幸以少須臾之間聽以驗之於事未有妨損也臣聞主智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為人臣得畢盡其愚忠惟陛下財幸今陛下將不意之人與之積聚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轉諸荆軻起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矣願陛下少留意計之

新書卷第一終

新書卷第二

權重

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令冠處女勿謂無敵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夏育有仇讎之怨猶之無傷也然天下當今恬然者遇諸侯之俱少也後不至數歲諸侯皆冠陸下且見之矣豈不苦哉力當能為而不為高祖宿禍高拱而憂其紛也且也甚可謂不知且不仁夫秦自逆日夜深惟苦心竭力危在存亡以除六國之憂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而如意而故稱六國之禍難以言知矣苟身常無意但為禍未在所制也亂媒日長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使曹勃不能制可謂仁乎。

五美事勢

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侯之君敢自殺不敢反志知必蒞臨耳不敢有

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天下無可以徵倖之權無起禍召亂之業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齊為若干國趙楚為若干國制既各有理矣於是齊悼惠王之分地盡而正趙幽王楚元王之子孫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吳淮南佗國皆然其分地衰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制頗入漢者為從其侯國及封其子孫於彼也所以數償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經制一定宗室子孫屬莫不王制定之後下無倍背之心上無誅伐之志上下惟親諸侯順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則帝道還明而臣心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義之謀不生機竒啓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上使然也故天

下咸知陛下之義地制一定即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杜稷長安宗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故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美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五美

制不定

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地制不得自黃帝而以困以高皇帝之明聖威武也既撫天下即天子之位而大臣為逆者乃幾十發以帝之勢身勞於兵間紛然幾無天下者數矣淮陰侯韓王信陳豨彭越黥布及盧綰皆功臣也所嘗愛信也所變化而為仇所信反而為寇可不恠也地理蚤定豈有此變陛下即位以來濟北一反淮南為逆今吳有見告皆其薄者也莫大諸侯澹然而未有故者天下非有

固安之術也。特賴其尚幼，倫燬之數也。且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者，而處骨肉相動。又既有微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反未知所移。長此安窮，明帝尚不能以安。後世奈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所剝割皆象理也。然至髡音寬髡音大之所，非介則斧矣。仁義恩厚者，此人主之芒刃也。勢已定，權已足矣。乃以仁義恩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諸侯王皆衆髡音寬髡音大，髡音大也。釋斤斧之制，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刃不折則缺耳。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

審微事勢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善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一為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經始而微，微則其流而令於大亂。

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達姦勢，有召禍。老聃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境壞弗滅，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事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疆。周行還之曰：答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矯。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陞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音遂諸縣下，周襄王出逃，伯鬪，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即死。得以隧。音遂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為少，餘請益之。文

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官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

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温叔孫于奚辭温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

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不如

多與之邑宓子治重父於是齊人攻魯道重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艾

傳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還手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

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熟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

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復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

取之心其制必數年不怠季孫聞之怒曰使冗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豈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進

階級事勢

人主之尊辟無異堂階陛九級者堂高大幾六

尺矣若堂無階級者堂高治不過天矣天子如

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此其辟也故陛九級上

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

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列等

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

師小吏施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

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

鼠近於器尚憚而弗投恐傷器也况乎貴大臣

之近於主帝乎廉耻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

而無辱辱是以係縛榜笞髡音坤髡髮也刑音月刑足也

黜音勅文削音鼻削鼻也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離

主上不遠也。禮不敢蓋君之路，馬馳其舊者有罪，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僇不加其身，尊君之勢也。此則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群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令與衆庶徒隸同黥劓髡則答，僞棄市之法。然則堂下不亡陛乎？被僇辱者不亡迫乎？廉耻不行也。大臣無乃操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曰：履雖鮮，弗以加；執冠雖弊，弗以直履。夫嘗以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嘗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今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綫之輸之司空，編之徒官，司寇宰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

庶之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爾賤人安宜得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中行，滅之，豫讓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變面變容，咬炭變聲，必報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卧，人間豫讓讓曰：中行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故為之國士，用故此一豫讓也。及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折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如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無耻，斷苟無節，庶耻不立，則且不自好，苟若而可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推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至少也。所托財器

職業者率於群下也但無耻但苟安則主罷病
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厲寵臣
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曰不
廉曰簠簋不飾生穢汚姑姊姨母男女無別
者不謂汚穢曰帷箔不修坐罷軟不勝任曰下
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至以
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
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請室
而請其罪耳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罪
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古戾字綠色纒也
不使人以後頸加於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令則北面再拜跪
而自裁上不使人梓柳而刑也子大夫自有過
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意厲以
廉耻故人務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
群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即非人類也故化
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醜亡身國醜亡家公醜

忘私刑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
故父兄之臣誠死君上守衛捍敵之臣誠死誠
郭封境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比志也彼且
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
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
而忘利守節而服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
託五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
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行故曰可為長太
息者也

新書卷第二終

新書卷第三

俗激事勢

大臣之俗特以牘書不報小期會不答耳以為大故以為大故不可矣天下之大指舉之而激俗流失世壞敗矣因恬弗知惟大故也加刀筆之吏務在筐箱而不知大體陛下又弗自憂故如哉夫邪俗日長民相然席於無廉醜行義非循也豈且為人子背其父為人臣因忠於主哉豈為人弟欺其兄為人下因信其上哉陛下雖有權柄事業將所寄之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云使管子愚無識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不可為寒心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義捐廉醜日甚可為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手不耳慮念非顧行也今其甚者到父矣財大母矣踈嫗矣刺兄矣盜者慮探柱之金剗

竹勢反寢戶之簾奪居肇反兩廟之器白晝大

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諸侯此靡無行義之先至者已其餘猖蹶而趨之者乃豕羊駘而往是類管子謂四維不張者也與竊為陛下惜之以臣之意吏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特適然耳夫遺風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所設也夫人之所設弗為持此則僵不循則壞秦滅四維不張故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亂賤而無差父子六親殃慘而失其宜奸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今而四維猶未備也故奸人冀幸而衆下疑惑矣豈如今經制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奸人無所冀幸群衆信上而不疑惑哉此業一定世

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也船必覆敗矣悲夫備不豫具之也可不察乎

時變事勢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衆揜寡欺。愚勇劫懼。壯凌衰。功擊奮者為賢。貴人善突。盜者為忻。諸侯設諂而相輟。飾設而相紹者為知。天下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今有何如。進取之時去矣。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順為善書。而為吏耳。胡以行義禮節為家富。而出官耳。驕耻偏而為祭尊。黥劓者攘臂而為祭政。行為狗彘也。苟家富財足。隱机肝視而為天子耳。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於父母乎。然錢則多也。衣服循也。我何妨為世之基公。唯愛季母。妻公之接女乎。車馬嚴也。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賊而財多。何

傷欲交吾擇貴寵者而交之。欲勢擇吏權者而使之。取婦嫁子非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貴有威。不與。兄弟非富大家。不與。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今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尊奸。富民不為奸而貧為里母也。庶吏釋官而歸為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為賢。吏家處者犯法為利。為材士。故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於此矣。商君遠禮義。棄倫理。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擾音憂田器也。鉏杖音速掃竹也。耳慮有德色矣。母取瓢碗箕帚。慮立訊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視。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亦不同禽獸。僅焉耳。然猶并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敗。義耳。魔六國。燕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庶耻之。節仁義之厚。

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
不知守成之數得之術也悲夫帝者養士進取
遺禮

瑰瑋事勢

天下有現政於此子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
寒使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不知
避縣網甚可現也今有瑋術於此奪民而民益
富也不衣民而民益燬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
愚而民愈不羅縣網陛下無意必聽其數乎夫
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苦瓢之器日變
而起民棄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
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
作之廢日挾功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
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
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組害文
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輕

能具天下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之俗侈相耀人
慕其所不如悚迫於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
而上非有制度也今唯刑餘鬻妻下賤衣服得
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
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
文繡衣民而民愈寒以褻民民必煖而有餘布
帛之饒矣夫竒巧末技商賈遊食之民形佚樂
而心縣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
少矣即遇凶旱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飢甚焉今
毆民而歸之農者於本則天下各食於力末
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
縣愆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
所矣故曰苦民而民益樂中世淫侈矣飾知乃
以相詐利者爲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奸者爲識
理故邪人務而日形奸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
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於

無制度也今去滯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絕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過則讓上位僭者誅故滯侈不得生知功詐謀無爲起奸邪盜賊自爲止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謀不起所謂愚故曰使愚而民愈不羅縣網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別天下困貧奸詐盜賊並起罪人蓄積無己者也故不可不急速救也

管子產子事業

民賣產子得爲之繡衣編履偏諸緣入之闕中是古者天子后之服也后之所以廟而不以燕也而衆庶得以衣孽妾白縠之表薄統之裏纓以偏諸美者繡繡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貴富人大賈者喪資若兄弟召客者得以被牆古者以天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貴人大賈屋壁得爲帝服賈婦優倡下賤產子得爲后飾然而

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主帝之身自衣皂綈而靡賈侈貴墻得被繡帝以衣其賤后以緣其頤孽妾以緣其履此臣之所謂踏也且試觀事理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飢膚欲其無爲奸邪盜賊不可得也國已素屈矣奸邪盜賊特須時爾歲適不爲如雲而起耳若夫不爲見室滿胡可勝撫也夫鏹此而有安上者殆未有也今也平居則無此施不敬而素寬有故必困然而獻計者類曰無動爲大耳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曰爲大夫治可也若爲大亂豈若其小悲夫俗至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其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爲可爲長大息者此也

銅布

銅布於下爲天下蓄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

鑄錢者大抵必雜石鉛鐵焉黥罪日繁此一禍也銅布於下偽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爲則隣於飢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爲

有疑爲蓄故民鑄錢不可不禁上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銅不布下則偽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歸於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歛之錢重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矣四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貴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銅之積以臨萬貨

以調盈虛以收畸羨則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矣此謂之七福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顧退七福而行博禍可謂太長息此其一也

壹通

所爲建武開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也天下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之若秦時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因行兼愛無私之道罷關一通而下無以區區獨有閔中者所謂禁游宦諸侯又無得出焉關者豈不曰諸侯得重則權益重其國衆車騎則力益多故明爲之法無資諸侯於臣之計疏山東孽諸侯不令似一家者其精於此矣豈若一定地制令諸侯之民人騎二馬不足以爲患益以萬夫不足以爲害今不定大理

數起禁不服人心害兼覆之義不便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為奉地彌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有免侯之地於遠方調均發徵又且必同大國包小國為境小國闔大國而為都小大駸躒遠近無衰天子諸侯封畔之無經也至無狀也以藩國資彊敵以列侯餌篡夫至不得也陛下柰何久不正此

屬遠事勢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將者不苦其繇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驩樂其土此天下之所能長久也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寸之地欲盡自有之耳輸將起上海而來一錢之賤耳十錢之費弗輕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陳勝

一動而天下不振今漢越兩諸侯之中分而乃以廬江之為奉地雖秦之遠邊過此不遠矣令此不輸將不奉主非奉地義也尚安用此而久縣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義是復秦之迹也竊以為不便夫淮南窳民貧鄉也繇使長安者自悉以補行中道而未行勝已贏弊矣疆提荷弊衣而至慮非假貸自諸非有以所聞也履躄不數易至足以至錢用之費稱此苦甚竊以所聞縣令丞相歸休者慮非甚疆也不見得從者夫行數千里絕諸侯之地而縣屬漢其勢終不可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使者家號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甚若屬漢而欲王類至甚也通適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陛下不知蚤定母以資奸人

親疏危亂事勢

陛下有所不為矣臣將不敢不畢陳事制假設

令天下如曩也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六七諸公皆無恙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試能自安乎哉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侯併肩而起非有側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率幸者乃得為中涓其次僅得為舍人高皇帝南面稱帝諸公皆為臣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五年即天子之位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臣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幾危天下者五六陛下之與諸公也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親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陛下獨安能以是自安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齊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山王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

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各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能為治乎臣又竊知陛下之不能也諸侯王雖名為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非立漢令非行也雖離道如淮南王者令之安肯聽召之焉可致幸而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環視而起天下安可得制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於胃矣陛下雖賢誰與領諸侯此所謂親也者故疏必危親必亂陛下之因今以為治安奈何知其必且危亂也然且吟辭音而堅控守之為何如制以繡相懸臣能令知亂如今利百金

憂民事勢

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八

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而民無飢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猶禁陳耕古之為天下誠有具也王者之法固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今漢興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邪未獲耳富人不貸貧民且飢天時不收請責爵幣雨子既或聞耳曩頃不雨令人寒心一雨爾慮若更生天下無蓄若此甚極也其在王法謂之何必須困至乃慮窮至乃圖不亦晚乎竊伏念之與使人恚然則所謂國無人者何謂也有天下而欲其安者豈於陛下者哉上弗自憂將以誰偷五歲小康十歲一凶三十歲而一大康蓋曰大數也自人人相食至於今若干年矣即不幸有方二三里之旱天下何以相救卒然造境有數十萬衆聚天下將何以饋之矣矣旱相承民填溝壑剽盜攻擊者興繼而起中國失救

外敵必駭一日而乃此之以然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為人上省弗目憂魄然事困乃驚而督下曰此天也可奈何事既無如憂之何及方今始秋時可善為陛下少間可使臣議從丞相御史計之臣義詔所用秩二千石上雖幸使義計勿厚疏殆無傷也有時矣

解縣事勢

天下之勢方倒縣竊願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變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變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責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願居下是倒縣之勢也天下倒縣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特倒縣而已也又慮音壁足不且病音非夫音非者一面病癱者一方痛今西為上流東為下流故隴西為上東海為下則北境一倒也西郡北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苦

甚矣中地左戌。延行數千里糧食餽饌至難也。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卧。將吏戍者或介冑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時。於焉信威廣德。難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天下倒懸甚苦矣。竊為陛下惜之。進諫者類以為是困不可解也。無具甚矣。陛下肯幸聽臣之計。請陛下舉中國之禍。而從之。匈奴中國乘其歲而富強。匈奴伏其辜而殘亡。徐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殺之乎。生之乎。次也。陛下威憚大信德義。廣遠據天下。而必固稱高號。所誠宜。俛視中國。仰望四夷。莫不如志矣。然後退齋三日。以報高廟。令天下無愚智男女。皆曰皇帝果大聖也。胡忍以陛下之明。承天下之資。而又為殘人欺傲。若此。可謂國無人矣。

威不信事勢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後稱帝。又加美焉。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違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將何時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杖九州。而不行於匈奴。竊為陛下不足。且事勢有甚逆者焉。其義尤要。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微令。是主上操也。天子共負。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植之勢也。天子之勢。倒植矣。莫之能理。猶為國有人乎。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舟車所至。可使如志。而特捫然數百里。而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

新書卷第三終

新書卷第四

匈奴事勢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戶口三十萬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敢歲言侵盜，屢欲九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爲陛下以耀蟬之術，振之爲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奴，誠能此者，雖以千石居之可也。陛下肯聽其事，計設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大國大富，匈奴適亡，叱犬馬行，理勢然也。將必以匈奴之衆爲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爲一國，列處之塞外，自隴西延安至遼東，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備月氏、灌森之變，皆屬之。其置郡然後罷戎，休遼民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悅服，則愚臣之志快矣。不然，帝威不遂，心與嘿嘿，竊聞匈奴當今遂羸，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而建隆義渠

東胡諸國，又頗來降，以臣之愚，匈奴動疑將一材而出，奇厚贖以責漢，不大興不已。旁午走息數十萬之衆，積於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事而重困，則難爲工矣。陛下何不蚤圖建國者，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其衆庶，時爲寇盜，撓違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爲我狡猾，爲此柰何？對曰：臣聞彌國戰智，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也，宜以厚德懷服四夷，舉明義博，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莫不爲畜，又且孰敢份然不承帝意。陛下爲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槁也。夫無道之人，何宜敢擇此其久。陛下肯幸用臣之計，臣且以事勢諭天子之言，使匈奴大衆之信陛下也，爲通言耳，必行而弗易，夢中詐人覺且不背其信。陛下已諾，若日出之灼灼，故聞君一言，雖有微

遠其志不疑仇讐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諭矣所孤莫不行矣一表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令匈奴之自視也苟胡面而我狀者其自以為見愛於天子也猶若子之還音誤慈母也若此則愛諭矣一表臣又且諭陛下之好令胡人之自視也苟其校之所長與其所二一可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一表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信為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賞於國此不可以均賞均則國窳而尚薄不足以動人故善賞者踴之駸轆之從而時厚之令視之足見也誦之足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之計則臣有餘財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者必衣文錦將為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綠蓋從數騎御駿乘且雖單子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令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

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其幸以為吾至亦可以得此將以壞其目一餌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眾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賜食焉飯物故四五盛羹音老切腹炙肉具醢醢方數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觀欲者固百數在旁得賜者之喜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今來者時時得此而饗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垂洟而相告人徐憚他甘切思其所自以吾至亦將得此將以此壞其口一餌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人傳白墨黑繡衣而侍其堂者二十三十人或薄或拊為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但樂吹簫鼓鞀倒挈面者更進舞者踰者時作以間擊鼓舞其偶人莫時乃為戎樂携手胥疆上客之後婦人先後扶侍之者固十餘人

令使者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盱相告人人恆恆唯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耳一餌凡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約致也陛下必有時有所富必令北有高堂邃宇善厨廬大園京廐有編馬庫有陣車奴婢諸嬰兒畜生具令此時大具召胡客饗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令此其居處樂虞園京之畜畜皆過其故王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為家耳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恆恆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腹一餌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夫胡大人難親也若上於故嬰兒召貴人子好可愛者上必召幸大數十人為此繡衣好關且出則從則更侍上即饗胡人也大穀抵也客胡使也功士武士固近侍傍胡嬰兒得近侍側故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錢時

人偶之為間則出繡衣具帶服寶餘時以賜之上即幸拊胡嬰兒擣道之戲弄之乃授其幸自啗之出好衣關且自為顛之上起胡嬰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既得奉酒出則服衣佩綬貴人而立於胡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盱而欲人人恆恆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心一餌故牽其耳牽其目牽其口牽其腹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抔也此謂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而行不可豫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長吏眾門大夫皆謀士也必足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觀其限窺其謀中外符節適繡拘也夫或人且安得久捍若此故三表已論五餌既明則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使單于寢不聊寐飯失其口裨劔挾弓而踣穹廬之隅左視右視以為盡仇也彼其群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眾欲無來恐或軒

之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迂音誤也虎狼

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暴慈母也其衆

人之見將吏猶靈音愚也迂仇讎也南鄉而欲走

漢猶水流下也將軍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

夫惡得不係頸稽顙請歸陛下之義哉此謂戰

德彼匈奴見畧且引衆而遠去連此有數夫關

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願上遣使厚與

之和以不得已許之大市使者反因於要險之

所多為鑿開衆而延之關吏卒使足以自守大

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羹臠臠音慎切炙者

每物各一二人則胡人著於長城下矣是王

將疆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飢飯羹臠臠

肉音燕牛頭切大肉嚼多飯酒此則亡竭可立待

也賜大而愈飢財盡而愈困漢者所希心而慕

也則匈奴貴矣以其千人至者顯其二三以其

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

故遠期五歲近期三年之內匈奴亡矣此謂德

勝曰建三表明五餌盛資翁主禽敵國而右止

費至多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吾敢費御

府誅金尺帛然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

有二族方亂天下甚於匈奴為之邊患也使上

下路音龜逆天下窳音缺空也貧盜賊罪人蓄積

無已此二族為宗也上去二族弗使亂國天下

治富矣臣賜二族使崇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

子不怵人民憲音管憂也之曰苟或非天子民尚豈

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王者天子也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

及雖蠻貊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而儒渠頌

率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則儒渠大罪也今天

子自為懷其民天子之理也豈有怵人之民哉

勢早事勢

匈奴侵甚侮甚過天子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

無已也以漢而歲致金絮繒綵是入貢職於蠻夷也顧為戎人為諸侯也勢既卑辱而禍且不息長此何窮陛下胡忍以帝皇之號持居此賔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千石大縣以天下之大而困於一縣之正甚竊為執事羞之陛下有意胡不使臣一試理此夫胡人於古小諸侯之所銜權而服也奚宜敢悍若此以臣為屬之官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計半歲之內休屠飯失其口矣少假之間休屠繫頸以草膝行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唯上財幸而後復罷履屬國之官臣賜歸伏田廬不復溲末廷則忠臣之志快矣今不獲猛敵而獲田廬不博反寇而搏菑莫所猶得毋小所搏得毋急乎繁細屢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

淮難 事勢

一竊恐陛下接王淮南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

之也淮南王來入赴千乘之君陛下為頓顙謝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聽讓數留之罪無加身者舍人橫制等室之門陛下進而赦之吏曾不捕王人於天子國橫行不辜而無譴乃賜美人多載黃金而歸侯邑之在其國者畢從之佗所陛下於淮南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王天子之法咫尺促而弗用也皇帝之令咫尺傾而不行天下孰不知天子選功臣有識者以為之相吏王董不踏蹴而逐耳無不稱病而走者天下弗知日接持怨言以誹謗陛下之為皇太后之愧賜逆聊而不受天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懼卧以發詔書天下孰不知聚罪人奇狡少年通操奇之徒啓章之等而謀為東帝天下孰弗知淮南王罪已明陛下赦其死罪解之金道以為之神其人自病死陛下何負天下大指孰能以王之死為不當陛下無負也如是也淮南王

罪人之身也淮南王罪人之子也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無解細於前事且也不肉為心則已若以肉為心人之可知也今淮南子少壯聞父辱壯是立怒焉泣洽矜卧屈泣交項腸至腰肘如繆維耳豈能須臾忘哉是而不如是非人也陛下制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如此極其子舍陛下而更安所歸其怨爾特曰勢未便事未發舍亂而不敢言若誠其心豈能忘陛下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報大父與諸伯父叔也令尹子西司馬子綦皆親群父也無不盡傷者白公之為亂也非欲取國伐主也為發憤快志爾故欲皆首以衝仇人之匈固為要俱糜而已耳固非冀生也今淮南王雖小黷布用之耳漢存特幸耳夫擅仇足以危漢之資於策安便雖割而為四子一心未異也豫讓為智伯報趙襄子五起而不取者無他實力

以也子胥之報楚也有吳之衆也白公成亂也有白公之衆也閻闞故然使縛諸荆吳王僚燕太子丹富故然使荆軻殺秦王政今陛下將專不德之人子之衆積之財此非有白公子胥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縛諸荆軻起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留意計之

無當事勢

為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歲之旱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饗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柔附遠何招而不至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為之飢一婦不織或為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為天下者至悉也故其蓄

積足恃今背本而以末食者甚衆是天下大殘
從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賊也汰流滯佚
侈靡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崇也殘賊公行

莫之或止大命貶敗莫之振救何計者也事情
安所取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衆天下之勢
何以不危漢之爲漢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
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矣歲惡不入
請賣鬻子既或聞耳矣安有爲天下卮危若此
而上不驚者世有之飢荒天下之常也禹湯被
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何以相恤
卒然邊境有急數十日百萬之衆聚國何以餽
之矣兵早相乘天下大屈勇力聚者徒而橫擊
罷矣夫羸老易子孫而較其骨故法未必通也
遠方之疑者並舉而爭起矣爲人上者乃試而
圖之豈得有及乎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以爲
此廉廩也竊爲陛下惜之王制曰國無九年之

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
國非其國也其王制若此之迫也陛下奈何不
使吏計所以爲此可以流涕者又是也

鑄錢事勢

遷者竊聞吏復鑄錢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
數中者十數家屬知識及吏之所疑繫囚榜笞
及奔走者類甚不少僕未之得驗然其刑必然
抵禍罪者固乃始耳此無息特事甚不少於上
大不便願陛下幸無忽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
錢鑄錢之情非殺鉞鐵及石雜銅也不可得贏
而殺之甚微又易爲無異鹽羨之易而其利甚
厚張法雖公鑄金賜而鑄者情必奸偽也名曰
顧租公鑄法也而實皆黥罪也有法若此上將
何賴焉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操
造弊之勢各隱覩其家而公鑄作因欲禁其大
利微罪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民理然也夫白

着以請之則吏隨而掄之為民設阱孰積於是
上弗蚤圖之民勢且盡矣彙禁鑄錢死罪積下
今公鑄錢黥罪積下雖少異乎未甚也民方陷
溺上弗且救乎且世民用錢縣異而郡不同或
用輕錢百加若干輕小異行或用重錢平稱不
受法錢不立將使天下操權族而吏急而壹之
乎則吏煩苛而民弗任且力不能而勢不可施
縱而弗苛乎則郡縣異而肆不同小大異同錢
文大亂夫苟非其術則何饗而可哉夫農事不
為而采銅日煩釋其耒耨冶鎔鑪炭奸錢日繁
正錢日亡善人休而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慘
黥罪繁積吏民且日鬪矣少益於今將甚不祥
柰何而忽國知患吏必議曰禁之不得其術其
傷必大何以圍之令禁鑄錢錢必還重四錢之
粟必還二錢耳重則盜鑄錢如雲而起則棄市
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不勝而禁法數潰難言

己大事也久亂而弗蚤振恐不稱陛下之明凡
治不得應天地星辰有動非小故也或累王德
陛下不可以怠方今始伏望可善圖也

新書卷第四終

新書卷第五

漢長沙太傅賈誼撰

傳職 連語

或稱春秋而爲之雋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宣或爲之稱詩而廣道顯德以副明其志教之樂以疏其穢而填其淳氣教之語使明於上世而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也教之故設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知任術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治化之儀教之訓典使知族類疏戚而隱比馴焉此所謂學太子以聖人之德者也或明惠施以道之忠明長復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專明慈愛以道之仁明儻雅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直以道之伐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道之教此所謂教太子也左右前後莫非賢人以輔

相之威儀以先後之攝體貌以左右之制義行以宣翼之章恭敬以監行之勤勞以勸之孝順以內之教篤以固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此所謂順者也此傳人之道也非賢者不能行天子不論於先聖人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問於威儀之教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直於戎事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賜予侈於左右近臣悉授於疏遠卑賤不能而懲忿忘欲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

學趨讓進退即席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得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業及其學左右之習詛其師卷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大雅之辭卷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個問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之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絲從美不以彰德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之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彊食饑而餒暑而鳴寒而懦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帝自爲闔戶自取玩好自執器皿顧還面而器御之不舉不滅折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謠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頌逆樂序凡此

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冑之不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清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

保傅連語

殷爲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何殷周之君有道而長也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者之王者太子初生固舉以禮使士負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師道之教訓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天子燕者也故咳唾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

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也猶生長楚言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素乃得寔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能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若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賢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理道得矣此五學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學成治就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

於保傅之嚴則有司直之史有勸膳之宰天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其膳宰之義不得收膳即死於是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生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篤和安中承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啻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收以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為非明堂之位日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教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

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
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
子之過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傳聞彊記捷給
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
立於後者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朝則四聖
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
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
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讓
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
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
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為之計者謂之
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
其所以集道之者非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
而視已事又曰前車覆而後車戒夫殷周之所
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是不法
聖智也秦之亟絕者其執迹可見也然而不避

是後車又覆也夫存亡之反治亂之機其要在
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教
與選左右心未濫而先論教則化易成也夫關
於道術知義之措則教之功也若其服習積貫
則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坐而同聲嗜慾不
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
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
蚤論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矣天子正而天
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連語連語

紂天子之後也有天下而宜然苟背道棄義釋
敬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
之也不約而若期夫為人主者誠奈何而不慎
哉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
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
身闕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衛與紂之軀

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蹠之蹈其腹覺其腎踐其肺履其所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捧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可悲也夫執爲民主直學民爲仇殃忿若此夫民尚踐盤其軀而况有其民政教乎蓋甚臣竊聞之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大牛之爲胎也細若鼷鼠紂損天下自象著始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紂之罪也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矣而後車不知戒不可不察也梁嘗有疑獄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侖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雖寡人亦疑爲吾決是柰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

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說以臣義竊觀之牆薄咫尺亟壞繒薄咫尺亟裂器薄咫尺亟毀酒薄咫尺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爲厚之而可耳抑臣又竊聞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羿后稷與之爲善則行鯀驩堯欲引而爲惡則誅故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者桀紂是也雖侈惡來進與爲惡則行比干龍逢欲引而爲善則誅故可與爲惡而不與爲善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豎貂子牙則餓死胡宮蟲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上也賢人必合

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耳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無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詩曰芄芃緘縶薪之醜之濟濟辟士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爲諫左右急也

輔佐建語

大相上承大義而啓治道總百官之要以調天之宜正身行廣教化脩禮樂以美風俗兼領而和一之以合治安故天下失宜國家不治則大相之任也上執政職大拂秉義立誠以翼上志直議正辭以持上行批天下之患匡諸侯之過令或辭而不通臣或整而不義大拂之任也中執政職大輔聞善則以獻知善則以獻明號令正法則領度量論賢良次官職以時巡循使百

吏敬率其業正經義不衰賢不肖失序大輔之任也下執事職道行典知變化以爲規是非明利害掌僕及輿馬之度羽旄旌旗之制步驟徐疾之節春夏秋冬馬之倫色居車之容登降之禮見規宜諭見過則調故職不率義則道行之任也調訊典博聞以掌駟乘領時從此賢能天子出則爲重右生立則爲位承聖帝之德畜民之道禮樂之正應事之理則職以箴刑獄之衷賞罰之誠已諾之信百官之經喪祭之共戎事之誠身行之禮則職以諭過大臣之敬遇小臣之惠坐立之端言默之序音聲之適揖讓之容俯仰之節立事之色則職以証出入不從禮衣服不從制御器不以度送非其章忿說忘其義取予失其節安易而樂湛則職以諫故善不徹過不聞侍從不諫則調訊之任也典方典容儀以掌諸侯遠方之君儀之班爵列位執任之約

朝覲宗遇會同享聘貢織之數辨其民人之衆寡政之治亂率意道順僻潘犯禁之差第天子巡狩則先循于其方故或有功德而弗舉或有淫僻犯禁而不知典方之任也奉常典天以掌宗廟社稷之祀天神地祇人鬼凡山川四望國之諸祭吉凶效祥占相之事序禮樂喪紀國之禮儀畢居其宜以識宗室觀民風俗審詩商命禁邪言息淫聲於四時之交有事於南郊以報祈天明故歷天事不得事鬼神不序經禮儀人倫不正奉常之任也桃師典春以掌園之衆庶四民之序以禮義倫理教訓人民方春三月後施生遂動作百物是時有事于皇考祖考

問孝 闕

新書卷第五終

新書卷第六

梁太傅賈誼撰

禮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公弗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尋常之室無與恐當作所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與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與處無禮即上下踏逆父子悖亂而况其大者乎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主臣禮之正也威德在君禮之分也尊卑大小強弱有位禮之數也禮天子愛天下諸侯

變境內大夫愛官屬士庶各愛其家失愛不仁
過愛不義故禮者所以守尊卑之經彊弱之稱
者也禮天子適諸侯之宮諸侯不敢自阼階者
主之階也天子適諸侯諸侯不敢有宮不敢爲
主人禮也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
妻柔姑慈婦聽禮之至也君惠則不屬臣忠則
不貳父慈則教子孝則協兄愛則支弟敬則順
夫和則義妻柔則正姑慈則從婦聽則婉禮之
質也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
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
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
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
臣於是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
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
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者可以義矣故其嘆
之也長曰于嗟乎雖古之善爲人臣者亦若此

而已禮者所以節義而沒不還故饗飲之禮先
爵於卑職而右貴者始差穀膳下決而樂入始
奏觴不下偏君不賞差穀不下決上不舉樂故
禮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
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群臣附官無葑蕀陳
時發則載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
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
弗敢謂報願長以爲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
如此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
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民三年耕必餘
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相通而
十年之積雖有凶旱水溢民無飢饉然後天子
備味而食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失鍾鼓之縣
可使樂也者上下同之故禮國有飢人人主不
殮國有凍人人主不裘報囚之日人主不舉樂
歲凶穀不登臺扉榭徹于侯馬不食穀馳道不

除食減膳饗祭有闕故禮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間生民之數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受天子祐胥者相也祐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厨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澤射不祭獸不田獵獮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鷙隹而不逮不出植羅草木不零落芥芥不入出林昆蟲不螫不以火田不麇音送鹿子不卵不剝胎不犬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厨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莫多湯曰昔蛛蝥音手虫名作罟不高順不用命者寧了我網其憚害物也如是詩曰王在靈囿麇鹿攸伏麇鹿濯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仞魚躍言德至也聖主所以在魚鼈禽獸猶得

其所况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方理得矣逮至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撤地富煇音日煇也物時熟民心不挾詐賊氣脉淳化攬蓄搏拏之獸鮮毒蠹音都虫行毒猛妨丁音之之垂密毒山不蕃草木少薄矣鑠乎大仁之化也

容經連語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之志論然思以和軍旅之志惟然愠然精以厲喪紀之志溲然恹然憂以淑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如志色之滢

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遠遠然粥粥然發以婉軍旅之容福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物音幽然儻然若不還容滢

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汙音留水行也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下汙

諸香網是淫

言有四術言敬以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

之言也屏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

之言也固頤正視平者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二

寸端面攝纒

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磬曰共立因

以磬哲曰肅立因以垂佩曰早立

立容

坐以經立之肱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

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

內曰肅坐廢首佞肘曰卑坐

坐容 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上下

身似不則從然而任

行容 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有狀若不

足如射箭

趨容 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僂

其固復也旋如濯絲

跣旋之容 跪以微磬之容掄右而下進左

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

跪容 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

以舉項衡以下學遠無違背項之狀如屋之

拜容 拜而未起

伏容 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袞欲

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

坐車之容 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綬而左

臂詘存劔之綈欲顧顧不過轂小禮

據中禮式大禮下

立車之容 禮介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

反抑式以應武容也

兵車之容

若夫立而拔坐而踞音偏不正也體怠懈志驕傲趁視

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

不順皆禁也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音碩踐也小

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踐大節焉業大道

焉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藝

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

謹於所近乎詩曰芄芾樸薪之音又燎禋音也之

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

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

以行佩玉也上有雙珩下有雙璜銜耳捍珠以

細其間琚瑀以頽之行以采養趨以肆夏中

規折中矧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

曰和則敬故詩曰和鳴雍雍萬福攸同言動以

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故曰明君在位可畏施

舍可變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觀作事可

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

承其上以接其等以臨其下以畜其民故焉之

上者敬而信之等者親而重之下者畏而愛之

民者肅而樂之是以上下和協而士民順一故

能宗揖其國以藩衛天子而行義足法夫有威

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富不可為

量多不可為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

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

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子贛由其家來

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

親母乃不寧乎敢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

恙乎曳杖倍下行曰妻子家中得母病乎故身

之偃兩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

尊卑別踈戚也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哀曰

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故過

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語曰沉乎明王執中履

衡言秉中適而據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

則施威之與德文若繆繆且畏且懷君道正矣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龍也者人主之辟也亢龍柱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龍之神也其惟茲龍乎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故聖人者在小不寶在大不究狎而不能作習而不能順姚不惰卒不妄饒裕不贏迫不自表明是審非察中居宜此之謂有威儀古之為路輿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擦以象列宿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觀鸞和之聲四時之運預此輿教之道也人主大殘則知闇太博則業厭二者異同敗其傷必至故師傳之道既美其施又慎其齊適疾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故力不勞而身大盛此聖人之化也

春秋連語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聞也譴而行其誅則庖宰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弗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昔也惠王之後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視聽不可謂不察衛懿公喜鶴鶴有飾以文繡賦歛繁多而不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群臣或諫則面叱之又翟伐衛冠挾城蝶矣衛君垂淚而拜其臣民曰冠迫矣士民其勉之士民曰君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為君戰矣我儕棄人也安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程寇遂入衛君奔死遂喪其國故賢主者不以草木禽獸妨害人民進忠正而遠邪偽故民順附而臣下

爲用今釋人民而愛鳥獸遠忠道而貴優笑反甚矣人主之爲人主也舉錯而不償者杖賢也今倍其所主而棄其所杖其償仆也不亦宜乎語曰禍出者禍反惡人者人亦惡之管子曰不行其野不遠其馬此遠其馬者也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糶毋敢以粟於是倉毋糶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糶吏以請曰糶食鴈爲無費也今求糶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糶以糶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噉牛而耕驟昔而耘苦勤而不敢墮者豈爲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與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粟乎烏苟食鄒之糶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間之皆知其私積之公家爲一

體也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技樂美女四人穆公朝觀而夕畢以妻死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稱者弗蓄鄒於身而弗衆也王與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淫僻之事無驕燕之行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脅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於難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酤家不雖其酒屠者罷列而歸傲童不謳歌春築者不相杵婦女扶珠璣大夫釋珉斬琴瑟無音者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嗚鶴在陰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宋康王時有爵生鷄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伯於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取唯之地乃

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嘗地伐社稷而焚之曰威服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棺以視有勇割偃之背斬朝涉之脛國人大駭齊王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於鄭侯之館遂得而死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反爲福

晉文公出岐前驅還白前有大蛇高若堤橫道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祥則迎之見妖則凌之今前有妖請以從吾者攻之文公曰不可吾聞之曰天子夢惡則脩道諸侯夢惡則脩政大夫夢惡則脩官庶人夢惡則脩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有失行而天招以夭我若攻之是逆天命也乃歸齊伯而請於廟曰孤實不佞不能導道吾罪一執政不賢左右不良吾罪飭政不謹民人不信吾罪三本務不脩以咎百姓吾罪四齊肅不莊案盛不潔吾罪五請興賢遂能而章德行善以道百姓毋復前過乃退而

脩政居三日而夢天誅大蛇曰爾何敢當明君之路文公覺使人視之蛇已魚爛矣文公大說信其道而行之不解遂至於伯故曰見妖而迎以德妖反爲福也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伯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駟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聞之以爲不宜故典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爲用之不勸也乃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振動晝旅而夜亂齊人襲之楚師乃潰懷王逃適秦克尹殺之西河爲天下笑此好矜不讓之罪也不亦羞乎齊桓公之始伯也翟人伐燕桓公爲燕北伐翟乃至於孤竹反而燕君使復召公之職桓公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六里桓公同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

人恐後世之以寡人能存燕而朝之也乃下車而令燕君還車乃剖燕君所至而與之遂溝以爲境而後去諸侯聞桓公之義口不言而心皆服矣故九合諸侯莫不樂德扶與天子莫不勸從誠退讓人孰弗戴也二世胡亥之爲公子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群臣召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陞視群臣陳履狀善者因行璫賤而去諸侯聞之莫不大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之棄也孫叔敖之爲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其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吾已埋之也其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人聞之皆諭其能仁也及爲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

新書卷第六終

新書卷第七

先醒連語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先生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夫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被世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愔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然怵悅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惠然獨先通學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辟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辟草而施教百教富民恒一路不捨道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矣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

伯肉袒牽羊奉饗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嘆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殺恐亡有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智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

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嘆曰嗚呼吾知所以存亡被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不曰吾君

麗者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華心易行衣直布食鱗飯畫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為賢君謚為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此後醒者也

昔者號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詰逐政治踳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號人不守號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吾飢而欲食御進脰脯梁糗號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矣矣何故儲之對曰為君出亡而道飢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號亡號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為問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耶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號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吾君之獨賢也故亡號君喜據式而笑曰嗟賢固若是苦耶

遂徒行而於山中居飢倦枕御膝而卧御以塊
自逃行而去君遂餓死爲禽獸食此已亡矣猶
不悟所存亡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當時而伯
後醒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爲虎狼食
嗚呼戒之哉

耳痺連語

竊聞之曰目見正而口言枉則害陽言吉錯之
民而凶則敗倍道則死障光則晦無神而逆人
則天必敗其事故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
王殺其父而無罪奔走而之吳王曰父死而不
死則非父之子也死而非補則過計也與吾死
而不崩不若舉天地以成名於是行身而不適
闔閭治味以求親闔閭甚而安之說其謀果其
舉反其德用而任吳國之政也民保命而不失
歲時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無尤
天下服而御四境靜而無虞然後忿心發怒出

凶言陰必死提邦以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
十萬城郢之門執高兵傷五臟之實毀十龍之
鍾捷平王之墓昭王失國而奔妻生虜而入吳
故楚平王懷陰賊殺無罪殃既至此矣子胥登
鬱冒忿輔闔閭而行大震還十五年闔閭沒而
夫差即位乃與越人戰江上樓之會稽越王之
窮至乎喫山草飲膽水易子而食於是履薨戴
璧號嗆告母罪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於吳王
吳王將許子胥曰不可越國之俗勤勞而不愠
好亂勝而無禮谿微而輕絕俗好詛而倍盟故
此類者鳥獸之儕徒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爲患
殺之無咎請無與成大夫種拊心嗥啼沫泣而
言信割白馬而爲犧指九天而爲證請婦人爲
妻大夫爲臣百世名寶因官爲積孤身爲關
內諸侯世為忠臣吳王不忍縮師與成還謀而
伐齊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越既得成稱善

累德以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絕吳命乎直江
君臣率而不調置社稷而分裂客臺榭而掩敗
則犬群嗥而入淵彘衡道而適臭燕雀剖而蛇
蛇生食蘊道而蛭日浴清水而遇蠆伍子胥見
事之不可爲也何寵而自投水自扶而珥東門
身鴟夷而浮江懷賊行虐深報而殃不辜禍至
乎身矣越於是果逆謀負約襲邦剗夫差蕪吳
而拊閭閻事濟功成范蠡負石而蹈五湖大夫
種繁領謝室渠如處車裂回泉自此之後勾踐
不樂憂悲荐至內崩而死故天之誅伐不可爲
廣虛幽間攸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必知
之乎若順誅伐順理而當辜殺三軍而無咎誅
殺不當辜殺一匹夫其罪聞皇天故曰天之處
高其聽卑其牧芒其視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謹
慎也

論誠連語

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
自四方至者皆羅我網湯曰噫盡之矣非桀其
孰能如此今去三面舍一面而數祝之曰蛛蝥
作網今之脩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
欲下者不吾請受其犯命者士民間之曰湯德
之又於禽獸矣而况我乎於是下親其上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飢饑
時酒二醕重裘而立猶愀然有寒氣將柰我元
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
之粟以賑飢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隋諸
當房之賜者請遷至死之寇闔閻一夕而十徙
卧不能賴楚曳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
昔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屢決背而
行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隋左右問
曰王何曾惜一跣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
一跣屨哉思與偕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

相棄者

文王晝卧夢人登城而呼已曰我東北阪之槁骨也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請以五大夫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奈何其倍之也士民聞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不倍槁骨况於生人乎於是下信其上豫讓事中之君智伯滅中行氏豫讓從事智伯及趙襄子破智伯豫讓刺面而變容吞炭而為啞乞其妻所而妻弗識乃伏刺襄子正起而弗中襄子患之食不甘味一夕而三易卧見不全身人謂豫讓曰子不死中行而反事其讎何無可耻之甚也今必碎身糜軀以為智伯何其與前異也豫讓曰我事中之君與惟而衣之與關而枕之夫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及智伯分吾服衣餽吾以帛實舉被而為禮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

報之大使者曰否翟窶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
之自為室也堂高三尺壤陞三倉芥艾弗剪承
掾弗刮且翟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大佚翟國
惡見此臺也楚王媿

君道 連語

紂作桎數千覲諸侯之不諂已者杖而桎之文
王桎桎于姜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
定令殷之民投撒桎桎而流之於河民輸桎者
以手撒之弗敢墜也跪之入水弗敢投也曰昔
者文王需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桎况乎
其法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輔翼賢
正則身必已安也又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
士民說其德義則効而象之也文王志之所在
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
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為臺令近規之民聞之者

麇暴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圃曰靈圃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麇鹿攸伏麇鹿濯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仞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而况士民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士民之報也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去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銘而反脩之於已君國子民者反求之已而君道備矣

新書卷第七終

新書卷第八

官人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為源泉行足以為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

知足以為礪礪行足以為輔助仁足以訪議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

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為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遠而守之君有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不阿私託者大臣也脩身正行不恡於鄉曲道語談說不恡於朝廷智能不困於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

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死持之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

柔色偃樓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廝役也

故與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伯與左右爲國者彊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爲國者亡可立待也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廝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清朝而侍小事不違友至則清殿而侍樂聲技藝之人不竝見大臣奏事則優侏儒逃隱聲樂技藝之人不竝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不櫛處故君樂雅樂則友大臣可以待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可以待君開北房從薰服乏

樂則廝役從清門治聽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薰服之樂是以聽治論議從容澤燕於莊皆殊序然後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也

勸學

謂門人學者奔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奔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鄰里之間寬狹之智者獨何與然則舜儂俛而加志我儂優而弗省耳天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眈而掩鼻當試傳白騰黑揄欽披櫟芒若盲虱視蓋口突佳能佻志從容爲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能無怵憚養心而巔一視之今以二子材而蒙愚惑之智于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昔者南榮跖醜聖道之忘乎已故步涉山川楚音買楚棘彌道千餘百合重繭而不敢又息既過老聃

豈若慈父鴈行避景養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教
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大牢焉是達若天地行
生後世今夫子之達佚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
避榮跌而無千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
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夫降
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
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

道術

曰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何
謂也對曰道者所道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
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諸
也術也者所以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
道也曰請問虛之接物何如對曰鏡義而居無
執不減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
處輕重畢懸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正而清虛
而靜令名自命物自定如鑑之應如衡之稱有

疊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以當施之此虛
之接物也 曰請問術之接物何如對曰人

主仁而境內知矣故其士民莫弗親也人主義
而境內理矣故士民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境
內肅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內
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矣人主公而境內服矣
故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內執矣則其士
民莫弗輔也舉賢則民化善使能則官職治英
俊在位則主尊羽翼勝任則民顯操德而固則
威立教順則必令行周聽則不蔽稽驗則不惶
明好惡則民心化密事端則人主神術者接物
之隊凡權重者必謹於事令行則必謹於言則
過敗鮮矣此術之接物之道也者其為原無屈
其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夫道之詳不可勝術
也 曰請問品善之体何如對曰親愛利子
謂之慈反慈為器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為孽

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為倍心省恤人謂之惠
反惠為凶兄敬愛弟謂之友反友為鬻弟愛兄
謂之悌反悌為敖接遇慎容謂之恭反恭為嫫
接遇肅正謂之敬反敬為慢言行抱謂之貞反
貞為偽期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為慢表理不辟
謂之端反端為跂一作跛據當不傾謂之平反平
為險行善决筮謂之清反清為斂辭利刻諫謂
之廉反廉為貪兼覆無私謂之公反公為私方
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為邪以人自觀謂之度反
度為妄以己量人謂之恕反恕為荒側隱憐人
謂之慈反慈為忍厚志隱行謂之縈反縈為汰
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為怨放理縈靜謂之行
反行為汚功遂自却謂之退反退為戰厚人自
薄謂之讓反讓為冒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為
戾行克其宜謂之義反義為悻剛柔得道謂之
和反和為乖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為齷襍優

賢不違謂之寬反寬為仄色眾容易謂之裕反
裕為褊杖憊可安謂之媪反媪為驚安柔不苛
謂之良反良為蠶綠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為易
襲當緣道謂之道反道為辟廣較音自斂謂之
檢反檢為侈費弗過適謂之節反節為靡吻銀
五根根勉善謂之慎反慎為怠忠惡勿道謂之戒
反戒為傲深知禍福謂之知反知為愚聖見寃
察謂之慧反慧為童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為
濫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為詭行歸而過謂之
順反順為逆動靜攝次謂之比反比為錯容志
審道謂之侗反侗為野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
為陋論物明辯謂之辯反辯為訥纖微皆審謂
之察反察為旋誠動可畏謂之威反威為困明
切明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為輒仁義脩立謂之
任反任為欺伏義誠必謂之節反節為罷持節
不恐謂之勇反勇為怯信理遂快音謂之敢反

敢爲拚志操精果謂之誠反誠爲殆克行遂節謂之必反必爲怛凡此品也善之體也所謂道也故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行道者謂之賢且明且賢此謂聖人

六術連語

德有大理何謂大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大理無不生也已生而大理存乎所生之內是以陰陽地人盡以大理爲內度內度成業故謂之六法六法藏內變不_音而外遂外遂六術故謂之六行是以陰陽各有六月之節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義禮智聖之行行和則樂與樂則六此之謂六行陰陽天地之動也不失六行故能合六法人謹備六行則亦可以合六法矣然而人雖有六行細微難識唯先王能審之凡人弗能自志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從事是以先王爲天下設教因人所有以

之訓道人之情以之爲真是故內六法外體六行以與書詩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以爲大義謂之六藝令人緣之以自脩脩成則得六行矣六行不正反合六法藝之所以六者法六法而體六行故也故曰六則備矣六者非獨爲六藝本也他事亦皆以六爲度聲音之道以六爲首以陰陽之節爲度是故一歲十二月分而爲陰陽陰陽各六月是以聲音之器十二鍾當一月其六鍾陰聲六鍾陽聲聲之術律是而出故謂之六律六律和五聲之調以發陰陽天地人之清聲而內合六法之道是故五聲宮商角徵羽唱和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聲五也必六而備故曰聲與音六夫律之者象測之也所測者六故曰六律人之戚屬以六爲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子爲從父而爲昆弟故爲從父從父

父昆弟故爲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爲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祖昆弟故爲從祖昆弟從祖又有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爲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爲

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親之始於一人世世別離分爲六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度是故六爲制而止矣六親有次不可相踰相踰則宗族擾亂不能相親是故先王設爲昭穆三廟以禁其亂何謂三廟上室爲昭中室爲穆下室爲孫嗣令子各有其次上下更居三廟以別親疎有制喪服稱親疎以爲重輕親者重疎者輕故復有麤衰齊衰大紅細紅總麻備六各服其所當服夫服則有殊此先生之所以禁亂也數度之道以六爲法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居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毫以爲度始十毫爲髮十髮爲釐十釐爲分十

分爲寸十寸爲尺備於六故先王以爲天下事用也事之以六爲法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言六尺以効事之盡以六爲度者謂六理可謂陰陽之節可謂天地六可謂人之六行

道德說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諸生者皆生於德之所生而能人象德者獨玉也寫德體六理盡於見玉也各有狀是故以玉効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道牯如竊膏之理謂之德湛而潤厚而膠謂之性康若樂流謂之神光輝謂之明磨乎堅哉謂之命此之謂六理鑑生空竅而通之以道理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六得者德之有六理離狀也性生氣而通之以曉曉神生變而通之以化生識而通之以知命生形而通之以定德有六美何謂六美有德有道有仁有義有忠有密此

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
美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
密者德之高也六德六美德之所以生陰陽天
地人與萬物也因為所生法記故曰道此之謂
道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所謂行此者德也
是故著此竹帛謂之書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
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紀
者也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此之樂者也祭祀
鬼神為此福者也博學辯議為此辭者也道
者無形平和而神道物有載物者畢以順理和
適行故物有清而澤澤者鑑也監以道之神據
貫物形通達空寂奉一出入為先故謂之鑑鑑
者所以能也見者目也道德施物精微而為目
是故物之始形也分先而為目自成也形乃從
是以人及有因之在氣莫精於目目清而潤澤
若濡無義穢襟焉故能見也由此觀之目足以

明道德之潤澤矣故曰澤者鑑也生空寂通之
以道德者離無而有故潤則倨然濁而始形
矣故六理發焉六理所以為變而生也所生有
理然則物得潤以生故謂潤德德者變及物理
之所出也未變者道之頌也道永疑而變變及
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條理以載於德德
受道之化而發之各不同狀德潤故曰如膏謂
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雖狀性者道德
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專而為一氣明其潤
益厚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為物莫生氣皆
集焉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
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
曰潤厚而膠謂之性性生氣通之以曉 神者
道德神氣發於性也康若樂流不可物效也變
化無所不為物理及諸變之起皆神之所化也
故曰若樂流謂之神理生變通以之化明者神

氣在內則無光而為知明則有輝於外矣外內
通一則為得失事理是非皆職於知故曰光輝
謂之明明生識通之以知命者物皆得道德之
施以生則澤潤性氣神明及形體之位分數度
各有極量指奏矣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

取捨然也其受此具也粲然有定矣不可得離
也故曰命命者不得毋生生則有形形而道德
性形神明命因載於物形故粲謂之命命生
形通之以定物所道始謂之道所得以生謂之
道德之有也以道為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
生物又養物則物安利矣安利物者行仁也仁
行出於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德生理理立則
有宜適之謂義義者理也故曰義者德之理也
德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得以安利德之遇
物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德之忠厚也信
固而不易此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德

生於道而有理守理則合於道與道理密而弗
離也故能物畜養養其不仰恃德此德之高而
勿失則有道矣得而守之則有德矣行而無休
則行成矣故曰道此謂之道行此謂之行諸此
言者盡德變變世者理也

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
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 詩者志德之
理而明其指今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
之志者也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而與弗循而
占其吉凶故曰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守往
事之合德之理之與不合而紀其成敗以為來
事師法故曰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體德理
而為之節文成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者也樂
者書詩易春秋禮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合
則謹然大樂矣故曰樂者此之謂樂者也能
精德之理則安利之謂福莫不慕福弗能必得

而人心以爲鬼神能與於利害是故其犧牲俎豆粢盛齊戒而祭鬼神欲以佐成福故曰祭祀鬼神爲此福者也德之理盡施於人其在人也內而難見是以先王舉德之頌而爲辭語以明其理陳之天下令人觀焉畜人之後世辯議以審察之以轉於告是故弟子隨師而問受傳學以達其知而明其辭以立其誠議曰傳學辯議爲此辭者也德畢施物物雖有知微細難識夫王者真德歸也六理在六明而易見也是以舉玉以諭物之所愛於德者與玉一體也

新書卷第八終

新書卷第九

大政上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本也國以爲本君以爲本吏以爲本故國以民爲安危君以爲民威侮吏以民爲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爲本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命也國以爲命君以爲命吏以爲命故國以民爲存亡君以民爲有明吏以民爲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爲命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功也故國以爲功君以爲功吏以爲功國以爲民爲興壞君以民爲強弱吏以民爲能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爲功也聞之於政曰民無不爲力也故國以爲力君以爲力吏以爲力故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吏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則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則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戰民不欲勝則莫能以勝

矣故其民之爲其上也接敵而喜進而不可止
敵人必駭戰由此勝也夫民之於其上也接而
懼必走去戰由此敗也故夫當與細也非粹在
天也又在士民也嗚呼戒之戒之夫士民之志
不可不要也嗚呼戒之行之善也粹以爲福已
矣嗚呼戒之戒之行之惡也粹以爲蓄已矣故
受天之福者天不攻焉被天之蓄則亦毋怨天
矣行自爲取之也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
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與有德天有常
蓄必與奪民時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
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爲仇者有
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知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
而不改謂之惑故狂夫與惑者聖王之戒也而
君子之愧也嗚呼戒之戒之豈其以狂與惑者
自爲分明君而君子乎聞善而行之如爭聞惡
而改之如讎然後禍蓄可離然後保福也戒之

戒之誅賞之慎焉故與其殺不辜也寧失於有
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則附之去已夫功也者疑
則附之與已則此無有毋罪而見誅毋有有功
而無賞者矣戒之哉戒之哉誅賞之慎焉故古
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民也是以一
罪疑則弗遂誅也故不肖得改也故一功疑則
必弗倍也故愚民可勸也是以上有仁譽而下
有治名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戒之哉
戒之哉慎其下故誅而不忘賞而不曲不反民
之罪而重之不滅民之功而棄之故上爲非則
諫而止之以道紀之下爲非則矜而恕之道而
赦柔而假之故雖有不肖民化而則之故雖昔
者之帝王其所責其臣者如此而已矣 人臣
之道思善則獻之於上聞善則獻之於上知善
則獻之於上夫民者唯君者有之爲人臣者功
君理之故夫爲人臣者以富樂民爲功以貧苦

民爲罪故君以知賢爲明吏以愛民爲忠故臣忠則君明此之謂聖王故官有假而德無假位有卑而義無卑故位下而義高者雖卑貴也位高而義下者雖貴必窮嗚呼戒之哉行道不能窮困及之失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拚者行也故夫言與行者知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故是以知者慎言慎行以爲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爲身菑故君子言必可行也然後行之嗚呼戒之哉戒之哉行之者在身命之者在人此福菑之本也道者福之本祥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失福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桀自謂天子也已滅之後民以相罵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爲尊而號不足以爲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也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也故君子之貴

也與民以福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富也與民以財故士民樂之故君子富貴也至於子孫而衰則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不肖暴者禍及其身則士民皆曰何天誅之遲也夫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於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敬士民者是謂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也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適也嗚呼戒之哉與民爲敵者民必慎之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民義也率之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士民信也故爲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嗚呼戒之哉戒之哉君鄉善於此則失然協

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象形也君爲惡於此則嗁嗁然協民皆爲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故是以聖王而君子乎執事而臨民者曰戒慎一日則士民亦曰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道者聖王之行也文者聖王之辭也恭敬者聖王之容也忠信者聖王之教也聖人也者賢智之師也仁義者明君之性也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即位百年然後崩士民猶以爲大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即位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爲大父也故夫諸侯者士民皆愛之則國必興矣故士民皆苦之則國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本也不可輕也嗚呼輕本不祥實爲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大政下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

罪者宜爲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世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弧休鳥也雖久弗得矣夫士者弗敬則弗至故夫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求士必附惟恭與敬忠與信古今毋易矣渚澤有枯木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勸之其上者猶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也故治國家者行道之謂國家必寧信道而以偽國家必空故政不可不慎也而吏不可不選也而道不可離也嗚呼戒之哉離道而災至矣無世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士或弗能得也故世未嘗無聖也而聖不得聖王則弗起也國

未嘗無士也不得君子則弗助也聖明則士闇飾矣故聖王在上位則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故王者衰則士沒矣故暴亂位上則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故國者有不幸而無明君君明也則國無不幸而無賢士矣故自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國無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也易致而難留也故求士而不以道周徧境內不能得一人焉故求士而以道則國中多有之此之謂士易得而難求也故待士而以敬則士必居矣待士而不以道則士必去矣此之謂士易致而難留也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為安因是民也而為治故湯以桀之亂為治武王以紂之比卒為彊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故是以明君之於政也慎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善矣則民必能為

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賢吏賢而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夫民之為言也瞑也萌之為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為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輸焉忠臣飭焉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譽之故士民苦之明上察之見非而與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而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

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焉夫民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民勸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臧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爲身故不肖者之爲身也不可以接友惠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於居家故不肖者之於家也故不可以居官夫道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也

行之於兄則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聖王選舉也以爲表也言之然後知其間謀焉然後知其極任之以事然後知其信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爲明察也國之治政在諸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與徒君必擇其臣而必擇其所與故察明者賢乎人之辭不出於室而無不見也察明者乘人不出其官而無所不入也故王者居於中國不出其國而明於天下之政何也則賢人之辭也不離其位而境內親之者謂之人爲之行之也故愛人之道言之者謂之其府故愛人之道行之者謂之其禮故忠諸侯者無以易敬士也忠君子者無以易愛民也諸侯不得士則不能興矣故君子不得民而不能稱矣故士能言道而弗能行

者謂之器能行道而弗言者謂之用能言而能行之者謂之實故君子訊其器任其用乘其實而泊安與矣嗚呼人耳人耳諸侯即位享國社稷血食而政有命國無君也官有政長而民有所政屬而政有命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政有命國無人也何也君之為言也考也故君者道之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肯人不出此君無道也故政謂此國無君也故吏之為言理也故吏也者理之所出也上為非而不敢諫下為善而不知勸此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近側者不足以問諫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謂此國無人也嗚呼悲哉君者群也無人誰據無據必蹶政謂此國素亡也

脩政語上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

服人而不為仇分人而不譁辯者惟其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之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以為虛也故黃帝職道義經天地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為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而濟積石滲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遷居中國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

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是故以後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賞之加弗損天下亦平也

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故非吾善善而已矣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帝嚳曰道者之辭而與為已緣巧者之事而學

爲巧已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財而身專其美矣故士綠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矣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行是故德音遠也是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而鳥面及焦饒好賢而隱不還而彊於行而菑於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

下故見謂仁焉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民而歸樂於天下之民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故吾詳取之以敬也故欲明道而諭教唯以敬者爲忠必服之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會而禹親報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朔日士朝則問於士曰諸侯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其間寡人之汰耶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殘道也戒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恣於人者莫大於此也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故鬻河而導之九牧鑿江而導之九路澄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

寢矣方是時也憂務故也故禹與民士同務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論矣故治天下以信爲之也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見凌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與然後細可必細蓄可必去矣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

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姓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政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脩政語下

周文王問於粥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於其民也何如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曠曠然如日之正中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

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曠曠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周文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柰何粥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治刑仁於治陳於行其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爲可也周武王曰

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乎而攻有必得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脩於身而信於與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脩之以道而興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脩之以政而興之以義然後能之以勝也凡有攻之者必結之以約而論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論之以愛然後能有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壙壙音曠一人

有之萬民聚聚音叢草叢生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

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

難常而易忘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周成王年六歲即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粥子之家而問焉曰昔者先王與帝脩道而道脩寡人之望也亦願以教敢問興國之道奈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王政曰興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奈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王曰爲人下者敬而肅爲人上者恭而仁爲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

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不以禮節無以諭教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喻愛也故忠信行於民而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以爲異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王政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惡則謂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矣故智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別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

云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閉閤不私相怨也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則臣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夭遏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得三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得四生矣故聖人在上則使盈境內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新書卷第九終

新書卷第十

禮容語下雜事

魯叔孫昭聘于宋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子右生歌終而語因相泣也樂祁曰過哉君非哀所也已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哀樂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已失何以能久且吾聞之主民者不可以輸媮必死今君與叔孫其語皆媮死日不遠矣居六月宋元公薨閏一月叔孫婞卒

晉叔向聘于周發幣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享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有單子以爲臣周其復興乎昔史佚有言曰動其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資今單子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垂鑣儉也身恭除繁外內肅給敬也燕好

享賜雖歡不踰等讓也賓之禮事稱上而差資也若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侈能辟怨矣居儉動敬禮讓事資而能辟怨以爲卿佐其有不與乎夫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諡諡者寧也德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右王二右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內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武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誦謠文武之烈象九譯而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崇民不謗怨故曰宥諡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

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今單子美說其志也以佐王室吾故曰周其復興乎故周平王既崩以後周室稍稍衰弱不墜當單子之佐政也天子加尊周室加與

晉之三卿邾錡邾犢邾至從晉厲公會諸侯于加陵周單襄王在會晉厲公視遠步高邾錡見單子其語犯邾犢見其語訐邾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邾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固晉而疆其君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人意故也對曰吾非諸史也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邾之語矣殆必有禍矣君子日以正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体目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觀存亡之微焉故國將有福其君步言視聽必皆得適

順善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日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矣故不可不慎也偏亡者有免既亡則國從之今晉侯無一可焉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侯之寵人也是族在晉有三卿五大夫貴矣亦可以戒懼矣今郤伯之語犯郤叔訐郤季伐犯則凌人訐則無人伐則掄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齊國武子亦將有禍齊亂國也立於淫亂之朝而好盡言以暴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今齊既亂其能善乎居二年晉殺三卿明年厲公弑於東門是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顛思命不易哉母曰高高在上陔降厥止日監在茲惟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有視我顛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必定志敬而怠人必乘之鳴

呼戒之哉

胎教雜事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春秋之元詩之開雖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素成謹為子孫婚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有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櫃置之宗廟以為後世戒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十月而就姜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著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比三月者王后所求音聲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荷

斗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立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爲王太子懸弧之禮義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木也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射中央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二分矢懸諸闕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然後卜王太子名上母取天下母取於土母取於名山通谷母悖於鄉俗是故君子難知易諱也養隱

之道也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臣領臣之子也故謂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子朝王太子是謂臣之子也此正禮胎教也周妃后姓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謔獨處不侶雖怒不罵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繚之四賢榜之成王有智而選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於泰山而禪梁父朝諸侯一天下由此觀之主左右不可不練也昔禹以夏王而桀以夏亡湯以殷王而紂以殷亡閻閻以吳戰勝無敵而夫差以之見禽於越文公以晉伯而厲公以見殺於匱臺穆公以王以齊彊於天下而簡公以殺於檀臺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之宮其所君王同而功迹不等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襁褓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靈王五十而弑於沙丘任李兌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稱爲義主失管仲任豎刁而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趙任藺相如而秦兵不敢出安陵任周贍而國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復齊有陳單襄王得其國由此觀之無賢佐俊士能成功立維絕者未之有也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者得民心而民往之得賢者而賢者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徙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遺久處而吳人服以其所爲順於人也故同聲則處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趨之何以知其然也管仲桓公之讐也鮑叔以爲賢於桓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讐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走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

於鮑叔也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鰌忠之數言蘧伯玉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不置屍於北堂於禮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戚然易容而寤矣立召蘧伯玉而進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已治史鰌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而狎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疾徙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自齊魏至於是舉兵攻齊接閔王於莒燕度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而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

賢者顯昌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鑑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古之所以危亡不務襲迹其所安存則未有以異何異却走而求及前人也太公知之故國微子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聖者之死尚如此其厚也况當世存者乎其弗可失矣

立後義雜事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升自阼階上西鄉於妃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西上堂當兩階之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象聖帝壇執禮辭命世子曰度大祖太宗與社稷於子者參其命妃曰不敢者再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祝太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太宰太宰以告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已下至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以此防民百姓猶有爭爲君者夫孰明則

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皆爭爲宰相而不竊爲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今以爲知子莫如父故疾死置後者恣父之所以此使親戚不相親兄弟不相愛亂天下之紀使天下之俗失開尊敬而不讓其道莫經於此疾此致後復以驕長子如此則親戚相愛也兄弟不爭此天下之至義也民之不爭亦惟學王官國君室也殷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爲人臣而放其君爲人下而弑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有天下者以爲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功烈而傳之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之下當天下之散亂以強凌弱衆暴寡智治愚士卒罷弊死於甲兵老弱騷動不得治產業以天下之無天子也高皇帝起於布衣而兼有天下臣

萬方諸侯爲天下辟興利除害寢天下之兵天下之至德也而天下莫能明高皇帝之德美定功烈而施之於後世也故天下猶行弊世德與其功烈風俗也夫帝王者莫不相時而立儀度務而制事以副其時也欲變古易常者不死不亡此聖人之所制也惡民更之故拘爲古使結之也所以聞於後世也

傳雜事

梁太傅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爲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

以爲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尚黃色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遑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尽害之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也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其辭曰恭承嘉惠兮竊罪長沙不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相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烏茸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鳩鴟翔翔闡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

隨夷溷兮謂跖躡廉莫邪為鈍兮鈎刀為鈎于
 嗟默默生之亡故兮幹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
 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父薦屨
 漸不可久兮嗟若先生獨離此谷兮諱曰已矣
 國其莫吾知兮子獨一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
 遊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洲之神龍兮沕淵
 潛以自珍偃螭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蟻
 所貴聖之神德焉遠濁世而自戒使麒麟可係
 而羈兮豈云異乎太羊般紛紛其離此鄙兮亦
 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可必懷此都
 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
 險微兮遙繒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
 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螻
 誼既為長沙傳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
 服似鴟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
 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其辭

曰單闕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
 于坐隅貌甚閑暇異物來岬私怪其故發書占
 之識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
 余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
 其期服乃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
意合者當作應萬物變化固亡休息幹流而遷或推而
 還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沕移亡間胡可勝言禍
 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
 吳疆大夫差以敗粵棲會稽句踐霸世斯游逐
 成卒被五刑傳說胥靡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
 何異糾纏命不可說孰知其極水激則早矢激
 則遠萬物回薄震蕩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
 大鈞播物塊土無垠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
 遲速有命為失其時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
 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
 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揣音化為異

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觀物
亡不可貪夫狗財列士狗名夸者死權品庶每
生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
士繫俗僥若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
惑好惡積意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
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坎則
止縱軀委命不私於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
休澹乎若深淵之覩泥手若不繫之舟不以生
故自保養空而浮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帶
芥何足以疑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入見上方
受釐生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
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
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為
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詩書故令誼傳
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
度踈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

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
曰臣竊惟今之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
者二可為長大息者六若其它皆理而傷道者
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
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
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
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
本末舛逆首尾銜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
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等執數之於前因陳治
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
急使為治勞智慮若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為可
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執道兵革不動民保
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襄息
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
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
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

與漢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昂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以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

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能治黃帝曰日中必變音術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己乃隨膏肉之屬而抗到工昂反切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不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遇為中涓其次塵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

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_三之也
自高皇帝不能以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
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
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
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
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
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有布衣
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
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
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
來至法安可得加勳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
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已首已陷
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
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
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
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厥之變未知所移明

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
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
理解也至於翫音音寬音音僻音音之所非介則芥夫仁義
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介芥也
今諸侯王皆衆翫僻也釋介芥之用而欲嬰以
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
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
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
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
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
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
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
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今信越之倫列為徹
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
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
子之勿叛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

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
 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
 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
 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
 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
 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
 分地地居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
 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酒其子孫生者
 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
 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
 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
 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
 無倍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
 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
 不生柴竒聞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

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
 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
 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
 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傷身慮亡聊失今
 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
 瘡也又苦跋盭跋古蹠字盭古疾字言足蹠反疾不可行元王之子
 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
 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
 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
 非徒病瘡也又苦跋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
 下之執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
 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掠
 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
 采繒以奉之夷狄微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
 育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
 此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非直讀曰倒懸而

已又類辟音壁且病癘風病夫辟者一面病癘

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

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弁候望烽燧不得卧將

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豈能治之而

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

號為戎人諸侯執既早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

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

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

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

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

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

眾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

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

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

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綠履

偏諸緣服度曰加牙膝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

古今之織成以為要褱及標領者也古

謂之車馬暴其上為乘車騎從之象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

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

表薄紈之裏縵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

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秦

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

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

帝之身自衣早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

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

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

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胡可

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

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

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

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

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

日敗故秦人家富子箕箒立而詐語抱哺其子

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履六國兼天下功成未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鄧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音竊戶之簾音奪音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千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谷吏之

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大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莞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莞子愚人也則可莞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畔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

世而亡人性甚不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
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
子乃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
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
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
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
太師保其身體傳傳之以德義師道之教訓
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
傅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乃提孩有
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
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
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
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
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
於齊不能不齊語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
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

所者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
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
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
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踈有序而
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
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
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
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
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
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
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
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
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
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
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
有敬也春秋入學生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

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誠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

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辜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

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
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
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
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
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
德教或政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
民氣樂政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
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
者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
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它故
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
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主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
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
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
禽獸草木廣裕德被繼一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
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

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
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
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
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
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
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
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庶近地則堂
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
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
然後有官師小吏廷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
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
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
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
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卑不及大夫以其離主
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斃其芻者有罰
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

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
 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
 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
 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
 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黜削兒則笞僞音棄市
 之法然則堂不亡陞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
 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
 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
 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梳冠
 雖敝不以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
 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
 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
 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
 司寇小吏詈罵而榜音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
 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
 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

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
 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叢事中行
 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
 讓譽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
 豫子曰中行畏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
 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
 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
 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
 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耻
 集詬莫胡結反詬音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
 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
 因而挺之耳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
 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
 便於此群下至衆則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
 業者粹於群下也俱亡耻俱苟妄則主上最病
 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

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簋盥不飾坐汙穢滯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纓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臯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盤而加也其有大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過之有禮故群臣自憙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

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俱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養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爲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

大疆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疆敵為隣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塵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螟毛而起以為不可故薪音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幸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恣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適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孰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

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雒陽梁起於新鄭千移反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提鉅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既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既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既熟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也唯陛下下財幸文帝於是從詎計迺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秦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陽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詎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

舉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
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
耳此人少壯豈能志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
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
代主也發忿快志刻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俱
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矣
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為
四四子一心也子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
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刺諸荆軻起於兩柱
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為傳無狀常哭泣後歲
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二矣後四歲齊文王
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迺分齊為六國盡立
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
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
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

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
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
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亂好學世其家

新書卷第十終

長沙故楚地前代人物不乏有而顯然各載史氏者獨屈原以忠憤賈誼以遷徙見之文詞磊落相望今離騷經潭已板行而誼書獨無傳焉誠壁典也提學漕使給事程公先生暫攝潭事乃取櫝中所藏誼新書十篇碑刻之學宮价既承命竊考誼所著過秦論所陳治安策雖繁簡與是書不同要皆推輪於斯也蓋誼自長沙召對宣室文帝嘉之已乃數上奏疏論政事危言讜議卓詭切至若衆建諸侯益廣梁地養大臣有鄭崇廉恥之風後皆遵至有效一一如誼所言則誼之謀謨論建誠有大過人者劉向謂為通達國體伊管未能過其亦美矣然討其源流率多新書所草定是新書之作乃傳長沙時所為也然則長沙以是書行其不宜乎益非特足以脩壁典之闕抑亦有補於世可見

先生之用意云顧遐方無他善本可參校字多

訛舛姑存之以俟是正淳熙辛丑日南至門生從事郎充潭州州學教授南昌胡价謹題

太傅此書始刻於有宋程給事再刻於我

朝陸郡守三百年餘止得此二公者都憲黃公所謂寥寥知賞之難誠是也竊以為知賞之難者正坐以傳之之不廣焉耳何者以都憲公該博之學且生長於太傅所嘗居之地必至登第拜官後始得此書而讀之况他人乎况生長於他方者又豈得而易見之乎審如是則四方之學者不獨不之見而亦恐未之聞也我

賢王殿下於講讀

祖訓之餘取是書而觀之知其有益於天下國家而慮其傳布之未廣乃命工重刻樂與四方共之其嘉惠後學之心不其至也夫昔

正德乙亥秋八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

吉府右長史前山東按察僉事刑部署郎中

古燕楊節謹跋

